



梅山集
十三

書

廿七

~ 16
2373
14



和
號 2873
卷 28-14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書

答蘇輝冕

補汝○乙未七月

聞來蒸溽待度貞吉昔疾今愈計應專精佔畢莫無
爲功令所妨奪否槐忙載邇舉世奔趨炎炎劫劫不
奪不厭欲令人塞聰固知賢者辨內外賓主之別必
應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而恐難忘懷得失志能
勝氣則自應以義處命不爲其所累也善乎馮少墟
之言曰人皆慕舉人進士之名者不知當顧名思義
要知人與士其品在我舉與進其權在人故人只要



篤實立志做人做士到俯仰無忤地位則縱不得舉
何愧於人縱不得進何負於士立志乃爾則雖終日
做舉業亦不能奪可能克體斯義不迷於所由否所
謂科舉卽是眩鬻其異乎塗澤而倚市門者無幾非
自重之士所可爲者少墟之論乃不得已也千萬努
力及時進修俾斯文一脈不殄於南紀是爲所竊冀
也若夫外至之榮辱亦曷足道哉遇得喪必動見利
必趨其何以爲君子茲乃程先生剖心垂戒者願與
賢者交勗焉鄙人已以天中移屋于玄石江上距都
門十里地湖山樓榭非不清美長夏幽事亦多可悅
而病淹床第興想索落朗月清風高鶩潛魚若不會
象如此者何能乾炳燭程度乎且值大比有期學徒
散去兀兀孤坐益沒悰緒也

答蘇輝冕

丙申五月

春夏來盛業見在何書莫無爲幹蠱攸奪否又不被
大比役分功否用志不分乃疑於神而把心不定極
害進修不至乃爾否讀書固收心之節度然讀書時
只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物所勝則是心之存
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幸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
處用力俾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如何如何所

謂涵養工夫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是爲朱先生存養要訣常願切己體驗而苦欠收功故爲賢者誦之亟審斯義操存益固心志益定毋爲氣習所奪申望申望聖人只要扶持許多道理教他常立世間拄天拄地無人維持便致傾倒今焉傾倒極矣收拾身心講明理義終不殄斯文一脈政有望于同志之士惟賢者勗哉

答蘇輝冕 丁酉十二月

盛業曾論幾過半部翔矧未復其初而功課不弛其勞亦可驗如不及猶恐失之意爲之贊歎是書也卽

萬理之根源六籍之關鍵於是焉得力則諸經雖不治可也是其劄着於學者身心日用之常者非諸經之可比信能深究玩味切己體認則胷中自有丈尺權衡用此推度事理則自然不差而自家亦涵養得好一生受用不盡亟體斯義將吾身入其中了得求仁由己之一副公案如何如何舉俗皆以科宦爲榮身肥家之計而吾見其爲辱未見其爲榮未若服田力穡守身劬書之可持門戶也顧今俗學之弊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雖誦數博而文辭工適足爲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議

爲學之方斯爲朱先生喫緊而發者故爲絕汝誦之
非謂純汝乃爾要作先事之戒焉

小祥之稱練以其練衰裳也所謂練者其重實存乎
正服若只練冠與中衣而不練正服則惡在其練之
義乎且練冠而不練服則冠衣不相稱其可乎疏家
所云正服不可變者其言不足信愚嘗居憂往復老
洲吳丈并練衰裳矣

與蘇輝冕 壬寅十月

盛課見在何書莫無爲家累所妨奪否爲學讀書本
要明理應事故家務叢委卽是用功實地信能於日

用事爲順理而行則家道正矣若起脫去之心排遣
之念則事理各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是爲朱先生
雅言幸亟體究真切遵述申望申望李木山楊白水
兩賢卽泉門高弟而醇德邃學冠冕一路後承窮窶
不能保守文獻名湮滅而不稱區區之所心惻也嘗
要先王考丈宣力將取閱其遺稿圖所以表章矣人
事嬗變無以遂此願言哀侍必仰體先志求諸兩家
子孫則想應樂副也常恐草萊之間或有一善之遺
此意頰頰垂死不戢自笑其愚妄也

答蘇輝冕 癸卯四月

當室者自有日用工夫只是平常縱不能專致劬書亦宐如仕學之相優隨分施力已矣凡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祖考與子孫均是一氣故可以感格天地亦與人一氣詎不可以感格乎在人誠敬之至不至如何耳若至誠至敬則小可以格祖考大可以格天地故君子終日乾乾對越在天不敢有一息之間斷也幸體此意彌勉誠敬圖所以敦本務實閭然潛修成就真學問不勝其厚冀耳

家禮大祥章不陳祥服而直陳禫服恐是未及再修之致也備要仍之亦欠照檢至四禮優覽分別纖縞各置陳服之節于祥禫兩章用補備要之闕是爲不可易者

祥後入廟只祈諸東壁不敢直奉于正龕待吉祭始就正龕故曰躋入于廟廟與祠豈有二哉大祥後請入于祠堂云者泛稱也躋廟云者卽指正龕也

內喪在先公除後在 王朝則雖行大中小祀而在臣子則詎敢差殊於 大喪而遽行私祭乎此有

英廟朝受教及尤翁成訓遵述已矣豈容異論於其間哉 受教亦在 貞聖聖母喪時則其不可視

王朝爲行廢可知

時祭三獻獻者皆東向立執事者斟酒乃聽命於神之義所以與虞祭不同耳蓋虞祭主人未詣注卓之前當有執事者開酒取巾拭瓶口實酒于注一節如朔望參與時祭而文不具也以俱詣靈座前北面推之則執事之開酒與取盞立左者亦可知其爲北面也
祫祭前不入正龕故大祥入廟當奉于東壁西向配位先已入廟則當奉新位于其上而各用卓子朔望參亦各設未合櫝之前不可用鋪筵同几之義待祫祭始合櫝而合享焉耳

喪服小記嫡婦不爲舅後廢疾者妻者姑爲之小功故家禮備要載諸小功條而既陞爲大功則當移載大功條無疑

朞服葬後忌墓祭當備禮行三獻而妻喪杖期也實具三年之體且是宗婦則宗婦喪中恐不可準禮行祀朱子嘗云忌祭似無可嫌而正寢已設几筵卽無祭處恐亦可暫停先儒援此論而曰祭如平時未安禫前恐當單酌無祝也

答蘇輝冕

戊申八月

令胤嘉事咸戒爲之贊喜冠者禮之始也三加備儀

在所不已而舉世倚閣久矣賢者獨爲其所不爲無
乃如孫昌胤之發憤行之歟苟擇其賢而好禮者則
無出趙孺文之右者賢者之戒賓于三溪者恐不易
也作書三溪說與此意幸傳及焉禮煩則亂務從簡
易是乃易知易行也僂覽比家禮尤爲省約恐當遵
也此書在三溪與商其儀節如何如何三加服色亦
不必局定須以程子所云若制古服而冠冠了不常
着是僞也須用時之服爲準恐宐三加當着青袍草
笠是爲時之服然非禮服也初加用浚衣幅巾再加
用襪衫幘頭三加彌尊故洛下用朝服而非窮鄉所

有用公服紗帽恐亦得禮也禮賓之幣多少隨宜而
窮者戛戛乎爲力一束紙亦足矣何以布帛爲哉繼
高祖之宗子當主冠禮而家禮亦云宗子有故則命
其次宗子若其父自主之賢者是已恐無容更商也
賢者與孺文年齒不甚懸絕與之抗禮已矣何嫌之
有哉

答蘇輝冕 庚戌十二月

承喻以久拋呻佔十寒衆楚爲憂其意真切浚庸感
歎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
妄爾動以天之爲真動以人之爲妄天人本無二人

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除却形體渾是天也
然形體如何除得克去有我之私卽是除也幸體斯
義益慥慥乎善利之辨馴致復禮爲仁是乃究竟地
勉旃勉旃

答蘇輝冕

辛亥臘月

爲長子三年者與父喪同是斬制而爲其卑幼之憾
也故居喪及出入服不倫於大故 國法亦不許解
官未可以喪服從宦故笠用麁黑漆笠袍用生布道
袍帶用麻絞居恆服布中衣網巾不合用布用布飾
邊已矣雖非從宦者亦當乃爾方笠蔽陽子俱不宜

着也應舉則係是求榮之事非情禮之所當出也

答李道用

士仁○庚戌正月

顧今人心蠹壞更無餘地如八九十痼疾非一兩貼
平胃散所能療且舉業爲髦士膏肓不惟義理全欠
明白文字全無紀綱補緝萎弱亦失次序如醉人說
話滔滔皆是是爲所識戒也賢者樂善好學出自真
性洵可與入道者也進道之要固多端刊落世間許
多利欲外慕見得寵辱是非得喪利害俱靡足道只
宜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且見諸語默動靜皆是道
理不爾則浮沉出入混淆膠擾斯爲所通患故舉而

誦之用備三元之頌焉竊觀尊名并姓而書之則恐犯 純廟朝姓諱當時如座下姓名者舉改其名字座下未及聞知耶幸亟改之無致後悔如何如何此與宦官宮妾之不敢言諱及機以爲觸犯者有異恐無容更商也

時祭行於正寢禮也而家狹則先費或有行之於祠堂者君家既貧家狹則姑行於祠堂而行祭亦如慎齋之布冊粟飯重峯之採山漁水豈非賢於己乎父母喪中答人疏必在於卒哭後而若事關喪葬亦無所拘往哲之所許也况降期者乎期服答人慰狀

不待卒哭禮也

所謂合葬者以婦附於夫也故曰百歲之後歸于其室今人生存而合前後妻之葬葬何所附乎虛其中而兩配雙墳則可矣前配祠墓告辭夫當主之而用改葬禮不當云合葬新葬位亦不可槩及元配夫在無兩配合窆之義故也

兩配下棺當在一時耶元配先葬則事畢奠墓不容少緩繼配返虞當不出是日以先重後輕之義先奠元配墓恐宜

妻爲主婦則主婦之喪無主婦父在父爲主則子婦

不當行主婦之禮亞終獻主人之子若孫爲之恐得
宐
前後母一是改葬一是新葬而同時發柩則隨後者
當服衰改葬位饋奠下棺時當服改葬之服事訖還
服新葬齊衰是爲各服其服也

答李道用 辛亥十月

承示以一書未讀一理未究竟成就未免爲小人
窶夫愧恨真切反躬發省痛自警責如哀侍者能復
幾人易系云无咎者善補過者亟體斯義益慥慥乎
存養克治之功馴致天機深而嗜欲淺至德凝道由

是而之焉惟在爲力之如何耳曩哲有云事一差心
僂愧心一愧氣僂餒氣一餒道義僂虧茲爲一申事
只集義僂無此病必有事焉是要無間斷已矣至明
以察其幾至健以致其決幾出於心而卽覺其過言
出於口而旣悟其非不待行之身見之事而復乎善
何悔之有故孔子惟許顏子能之吾輩不可以不勉
祔廟告辭禮當祔於顯曾祖妣之下當云先妣未終
祥而先考某官下世不肖主母喪行禮謹以云云
本生父母喪雖重於他期服而其爲期制則同成服
後當行所後家忌墓祭單酌無祝用子弟替行葬後

則備禮行之恐宜時祭則期服葬後亦不廢但不受
胙已矣持本生期制而行盛祭終有所不安以待除
服恐合情禮心制中當行如禮而亦不可受胙也
三年喪中雖廢家廟晨謁而本生喪葬後所後家忌
墓祭準禮行之則曷可廢晨謁乎未葬則不可入所
後家廟也

答金基憲

章叔

書在如新展覲仍譚移次臨漳起居凝和以感以荷
難容名喻漳院位置在溪山清秀之地愚嘗願棲息
其間而不可得三復李老樵詩古廟空園鎖白晝文

公圖像儼衣冠讀罷遺書仍走謁况疑身在蔡黃間
不勝興感賢者亦應均茲悰緒也姜翠巖李老樵兩
賢宐有別廟俎豆之論而寥寥其將見就於賢者耶
力絀舉羸戛戛其難恐不必枉費心思反致貽累於
兩賢也臨漳處靜計應收功於一原可立得大本否
盖喜怒哀樂未發時直與天地萬物同體四端隨時
發見於日用之間而存養功踈故擴充無力洛建以
還自有單傳密付而後世學者或不從本原透徹不
從存養得力將往哲成訓都作影響混過何由融貫
會通乎至近世聲利滔滔陷溺人心不知天之所與

我者何在或襲取聖賢形貌妄分畦畛所言非所見所見非所蹈斯爲前人之所說弊而吾輩之所宜戒也

答李應

汝直○己酉

陽德將昭雅侯茂對彌膺剛長之吉否天下事利害相參而惟讀書有全利而無害不問老幼貧富讀一卷便有一卷之用讀一日便有一日之益而承示以私累家憂幾至廢業爲悶苟待了無一事然後施爲則恐難爲力隨分程課用收一卷一日之功如何如何昔甯越少時苦耕有人問曰君學二十年可免貧

賤越曰他食吾不食他寢吾不寢如此十五年可以成矣勤者得之奏効永遠幸體斯義常以真積力久爲度如何如何學者通患在於志卑氣弱器量淺狹規矧褊陋則終無以任重致遠須教有大規模細工夫方做得成是爲賢者願之

資質二字先儒多屬氣質上看則氣質變化時資質亦自變化非有二也至若氣陽而屬天質陰而屬地固有先儒定論然陽亦不可謂無質陰亦不可謂無氣蓋流行是氣也而流行上亦有凝定則便是氣中之質陽中之陰也凝定是質也而凝定上亦有流行

則便是質中之氣陰中之陽然則以氣質分屬陰陽其大分則然而亦不可局定說了所謂陰陽無定位者政謂是耳農巖之分屬氣質於陰陽從其大分上說而若合言則亦只是一箇氣質而已何變化之不可施乎然則以資質單屬質字恐涉偏枯也

答崔敬休

直夫

承喻問學之本在乎操存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孔孟之所雅言豈別有不傳之妙乎祇宜靡時而不_用其力俾神清氣定收奇功於一原已矣靜夜獨坐室中有光云者卽馮聖先染禪者之云程子之答以

我食則飽者示我常行之道斥彼虛幻之說也虛心觀理之公消而尚氣務勝之私長舉一世而滔滔云者誠善說弊也贊者既知如此是病則當息不如此是藥自我爲度端本正始用作矯俗之義諦如何如何責人則明恕已則昏說弊則易救弊則難茲爲古今之所通患也內修外攘如直內方外幸體此義益慥慥於反躬發省毋爲人所憂如賢者之憂人如何如何

答田秉淳

彝叔 著淳 贊明 ○丙午復月

承喻立志爲先以大公至正爲立志之本兢兢乎持

志不固半上落下反躬發省如賢者兄弟者能復幾
人爲之歛歎朱先生雅言持志比存心較緊只持其
志便內外肅然持養之久則氣漸和體察之久則理
漸明要於事物上驗學力可以見居敬窮理工夫
之疎密幸諦斯義審求病源而鉏去之則何患循情
之爲弊哉信能操存得真則理義昭著而不昧神氣
凝定而不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莫視以常談死
法千萬勉旃必須劬書研理然後方識存養之義諦
未知所從事者何書兄弟博約有味晦翁所以贊嘆
東萊者也幸益交修毋教呂氏專美也權君秉忠山

陽之傑士也區區倚仗非餘子尋常之愛一曙告凶
悼惜罔喻有嗣子可紹其典型者否

答田秉淳著淳 丁未陽念

昆季兩札長弟承領心目俱醒儼若二難并未覺千
里遙也居然剝坤于其間要諗省餘棣度貞吉季氏
慎節亦已痊勝不礙於勵業否伯氏所課程書之以
一日三十行爲度者計應收功可能體會兩夫子發
明極致通透灑落卽事明理質慤精深底義諦否近
世儒者只讀朱書不讀程書者以未識紫陽名理之
出於河南也朱先生嘗云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

伊川所處雖高然中人皆可跂及學者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德性寬大者亦要文理密察氣質剛方者亦要規模廣闊學伊川乃所以學明道但恐學者畏難而就便舍平實而驚高遠則難乎其寡過幸體斯義交修互濟造道成德不勝其厚冀也農巖每歎讀書不能專一獨於程書從頭至尾看得到爲賢者誦之庸學已殿程書施功否一息未絕此志不容少懈幸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八字爲究竟法如何如何

答田秉淳著淳

戊申臘六

歲華垂殘寒燠無恆卽諗省餘棣况清勝聯床勸業見在何書歲功告成大好快活計應有康衢擊壤之樂亦可以專精功課也凡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笑開卷呻佔如對聖賢掩卷思索必根理義用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氣象朱子詩又云不向用時勤猛省更於何處味真腴復爲賢者誦之

答田秉淳著淳

己酉臘念

三餘藉手見在朱書否兄弟精專在茲一部則他書雖不治可也天地間萬事萬理待朱子而定而剗心

從事於遺編者少矣黃勉齋常歎讀朱書者未必通其義通其義者未必明諸心凜凜乎微言之絕大義之乖在當時猶然况後世乎吾東之專門朱書者退溪尤菴而德業事功亦左海之朱子也然必須俊偉卓犖方嚴正直可以當朱子及退尤兩賢之鉗鎚彼頑鈍齷齪脂韋遜軟者縱云聞善知慕終不能自立是爲吾黨所宜識戒者也節要在朱書卽其刪略者先約後博亦好爲力而苟欲專治必取大全語類兩部圖所以融貫會通如何如何示及疑義義理精微文辭亦佳可驗二難進學之真切不任贊歎神隕精

亡無計供對容俟少康奉副也三隱合稿間已繡梓否遁世之高蹈罔僕之卓節將就於湮滅無稱斯集之出不可以已者也

答金玉重

汝振○庚戌四月

承示方讀曾傳以因循優遊多吞棗之病爲憂舉俗滔滔皆是護疾忌醫而賢者知其病而欲去之斯爲能去之藥千萬警策不弛其勞毋致騎驢覓驢只做一場閒說話如何如何致知乃入道之方原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得端的不爾則只是翻騰口耳已矣以故其說易差其見不實動靜表裏不克合一

雖曰爲善而卒不免於自欺斯爲所交勗者也權敬
叔挺身歸正苟非知勇俱到何以與此惜其厄於短
造罔克其志業也賢者之所資益而一晷失之計不
堪舉祿之慟也

答李公政

君明○戊申八月

承喻以家計艱窶子職未供爲悶爲之傷念凡人貧
富莫不各有一定之命只宜依本分耕稼漁樵用盡
誠力之所及而已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
學術在人有所求之道爲親爲子孫者只合求可求
者而不合求不可求者賢者早已見得此意以義處

命是爲純孝也工課之欠專篤事勢所使然隨分施
力毋教理義之心頃刻間斷則何患爲家憂所沮奪
乎道不遠人理不外事而自遠自外者以不實心爲
學也信能立得益堅固養得益清明以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爲究竟法則天必遂願勉旃勉旃

禮士無月半奠故家禮備要只許朔日則於朝奠設
饌士喪記疏大夫以上始許月半奠士行大夫之禮
者無已僭乎問解望奠差減於朔奠云者似從俗情
勝而云爾恐難遵也

時祭則次奉妣位盞盞故考位盞盞姑奠于故處待

奉妣位盞盤同時祭茅虞祭則只是當位故斟酒受盞即為祭茅所以異也

答趙聖權

經汝○庚戌浴佛日

孟夏滔滔遠思切切即被惠詮技浣醒神不翅空谷聞聲也仍諦省度平康以感以荷承課曾傳間已卒業否三綱八條包括千聖之書譬諸作室大學乃是間架六經用作修糴所以先讀大學定其規模也八條中以修身為本者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虚心端意熟息而審處庶幾不中不遠可能

會得斯義否承噓心地未甚靜帖眼目猶自生澁面前路逕尋討不得未知何時乃能透鐵關開玉匙說得真切不勝贊頌更須鑽研名理平心易氣涵泳不已曾中將益開豁和樂而所得日新勗旃鄙鄙人年病俱欲氣息凜若一髮任與化翁控搏已矣力疾艱倚不既餘冀勉學自珍用副懸情

答李源長

稱俸○丁未

達禮祠役計應告竣已揭虔妥靈否斯事也即千古曠典而一朝見就於贊之手者可認其苦心至誠行將見禮教達於一方歆動八域收功於無疆不勝贊

歎本諱直書於告祝揆以古禮祝辭皇祖伯某之文則亦無不可而古今異宜有所未安誠如盛示祇書大先生小先生恐宜夷齊則有諡有贈故只書清惠侯仁惠侯禮意當然而至若達禮祠則更無他稱只用大小二字區別已矣若加達禮二字於其上則似諡似號是爲嫌文恐不可爲也伯季字亦未若仍本文大小之爲得未知如何春秋享祀若與他祠院相值則未須用或丁或亥日凡係柔日則皆可祭不宜越仲月而行於季月也季月亦祭禮有可證而未若用仲月之爲正也兩丁祝恐不宜合設推以時祭祝

各位各版之例則各設已矣配位若遵時祭祝末某親附食之文則無祝亦宜也愚之昔年所述卽遺墟記詎可用於祠廟哉勿之揭板恐合事宜

答李源長 辛亥

盛業應不以憂憾而弛廢劬經研禮交致其力否精粗本末兼盡所以爲聖賢之學若舍粗而求精厥末而求本所謂語理而遺物語上而遺下鮮不向別處走了幸體斯義隨時提撕隨處收拾隨物體究隨事討論日積月累純熟而光明勉旃俯示深衣說可認思索精到不勝贊歎聖人浚衣而養老取其規

矩繩權衡五法已矣而古今說浚衣者指不可勝擷
舉皆曰獨得其真愚嘗迷於從違惟承遵備要制度
之爲庶幾寡過也

答金錫觀 仲剛○丙午

別幅垂示字字真切其不出於一時意氣也審矣學
者祇要復得此心本體與天命流通稍涉夾襍便成
礙隔稍有虧欠便不充滿安能上下古今貫通一氣
乎以故從古聖哲見得此理無一時歇手處孔子至
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亦未曾住手若或間斷便非
乾健不息之體學者讓第一等不做做第二等便是

自暴自棄然工夫亦非容易說得有生以來俗腸俗
見漸染膠固除得淨盡戛戛其難一事有失終身莫
救一念不慎遂成墮落孟子牛山章令人如冷水澆
背也朱先生且云學者須要有廉隅墻壁方可擔負
得大事幸體斯義益加勉力毋致奕碁一場罷了也
必須讀書明理可以辨公私義利更取四書不佳溫
繹立得基地如何如何

答金益秀 大汝○戊申

承示謝祜紛華杜門膠蠶欲求靜習之方主靜爲學
問根本田地濂溪說主靜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

心中有主則閒息雜慮不待驅除而自無蓋中有主
主於一也主是專主之主一是一於此而不他適純
一不雜之一初學難得如此故程子只教整齊嚴肅
則心便一自無非辟之于斯爲心學之真訣賢者於
是焉收功則何患鄉里之怪笑乎我自得正何恤人
言乎貴鄉素稱繁華其不爲聲色所壞了者幾希若
不持躬如處子則易致隨衆波蕩苟欲自修尤宜斂
藏也天理至靜故惟喜怒哀樂未發渾是天理精神
短弱學不得力惟靜可以收拾精魄填補學問高粱
溪說得此意真篤故爲賢者誦之

答沈樂元

舜舉○己丑八月

改題主當行於父喪吉祭前一日而既過時不舉則
及今追行不容少緩卜日改題當設酒果告由告辭
當云維歲次云云茲以先考某官府君喪畢入廟固
宜改題羣主而貧不爲禮已積歲年昭穆未序情文
俱闕顯曾祖考云云顯曾祖妣云云神主今將追行
改題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改題還奉
後當撤酒果卽所以飲食依神也改題合享不可以
後時而不舉今值仲朔則改題翌日亟行時祭恐宏
禮總小功成服後當祭如平時則從叔母葬後無廢

祭之義不可以葬在同山而不舉歲事雖則會下前
一日齋戒而上墓行禮恐非可拘也

與沈樂元 己丑

擊蒙要訣卽栗翁指引後學之真詮吾東之小學也
其所親切反有加於小學學者施力當先於小學要
訣小學之階梯也以故謹呈家藏舊本用備鑽研之
資幸諦老婆真慈毋致買櫝還珠之歎焉昔趙重峯
先生途旅遇客燈下手寫是書雞鳴而就寢遂贈其
人其所素昧者也其與人爲善之意尙令人欽服
竊附重峯故義要贊入道旨訣就中所云常以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底意思存諸曾中一句
是爲先立大者會得斯義千萬努力任重道遠有進
無退毋負天降之衷人受之中焉

答沈樂元 癸巳正月

來喻要以狂狷自况而朱先生亦曾論狂狷曰這道
理須是剛硬立得腳住方有所成狂狷猶然况聖哲
乎從古聖賢豪傑咸從果敢凌烈中做將出來卽非
悠悠意思草草工夫所可望進亟體斯義一躍躍出
於流俗窠臼勇往直前真積力久不負發願之初心
焉座下雖願做公明宣其奈世無曾子何哉縱使真

有曾聖三年不學而處於門下決是行不得者苟不學詩學禮則恐無以開心明目有契於觀感之餘也昔尹和靖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非謂半年不學然後始看此兩書也則是循循善誘教不躐等之意也

答權秉忠

恕卿○丁未

承喻以立志不固自訟志不立則都無着手處故聖哲論學以立志爲根本田地千言萬語無一字不是實語方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大有事在而後人知此箇名理者寥寥今於賢者而見之不

勝贊歎程子發明心有主一句洵爲學之要只收斂專一便是有主之道立志者乃爾也千萬加勉毋致氣所勝習所奪如何如何責志則猛省振拔力變其氣質勇革其習俗則不爲所勝奪也

與沈宐侃

聖汝○丙申六月

卽諗宵環侍度貞勝是日卽尤菴老先生殉道之辰也歟出家藏影幘揭奉于書室而瞻拜用寓羹墻江漢之慕聊與賢者共之見顧時必着道袍恐宜尤翁之道屢伸於丙申而甲子又一周矣吾輩信能讀尤翁之書傳尤翁之心則尤翁之道庶幾賴吾輩而大

伸願與吾聖如交勗焉

答李應辰

公五〇乙巳二月

大學新民所以使天下皆明其德則明德之中豈不包格致在中而但所謂格致者終非凡民所可能者故或問此條只以各誠其意言之爾其所以不言各格致者陳氏以可使由不可使知當之然則爲此說者蓋不獨潘氏而已而其見不至差謬故朱子固已以無甚走作許之然其曰不使知者非愚之也乃其勢有所不能則及夫王者世仁之後漸摩之久而開導之熟則其於天性之當然亦豈無節次知得之理

乎惟其所謂所以然者則是又其極本窮源來歷之妙而畢竟非日用不知者所可幾及故集註以所以然言之其意可知

克復之義朱子有三說克已則禮自復一也克已又須復禮一也其曰似一件事似兩件事者又一也攷諸語錄其異如此然以集註究之恐當以第一說爲正而且本文所謂四勿非禮卽克已之工也只言勿其非禮更不言必以其禮而其意已足則克已所以復是復禮而不是克已之外復有復禮工夫者較然如象山所謂思慮不萌之說則依舊是釋氏法門有

不足辨至於釋氏之能克已而不能復禮朱子有是說也然此宜活看不合泥滯其意蓋不過就他屏絕事物處姑許其與克已相似又從猖狂自恣處直斥其全不循理而已其實則原初之惜生怕死末流之滅天亂倫無非自私之意自利之弊而其所以不循理者政坐無克已之事也焉有真能克已而有無禮者乎

葉公之所問則政而夫子之所答則效朱子固謂老成之人自能通解然夫子於當時執政之問類多略略說如是去處如季康子患盜之答是也無或以其

文有淺深之異其問有誠僞之別又或既已從政自有成規有不可以語門人者僂說與耶至其所以告教諸子則或以其所失或因其才器而誘掖矯揉使之成就今此爲政之答亦當若是恐不止爲初出仕不見試已矣

上殤終兄弟之子之身中殤終兄弟之身者弟妹豈有差殊耶祭儀亦無三殤之別也祝文用兄告弟之辭而曰兄告于殤弟殤妹虞祭當云悲痛猥至情何可處忌祭當云亡日復至不勝感愴若遵開元之禮不立主則忌日當設紙榜紙榜而祭者何可備禮單

酌無祝恐宏從家禮立主是爲得正而始葬不立主則亦不必追成是與成人之禮不倫故也

答李應辰 丙午元月

四端出於孟子之言七情見於禮運之書孟子主性善之論故其言四端則剔出善一邊教人擴充而已禮運歷舉情義利害其云七情者兼善惡要人約之而已當各從本文理會其歸趣而鄭秋巒於天命圖說渾列四七於一圖之中以爲理氣互發之證被退翁所篤信而主張甚力終未免爲正見之累也蓋四端七情同是情也就其將發之際語其情狀則四七

皆氣發而理乘石潭所云發之者氣所以發者理非氣不能發非理無所發者卽無疑而不惑者也語類所云四端理之發七情氣之發自爲一義非謂互發而特退翁推之太過也秋巒見中庸序人心道心或原或生之兩柱對說謂語類之文有若相似雖主其說然人心道心已自舜禹對待立言詎可與四七之各有其義者比并而兩下說哉牛溪之見與退溪同高峯之論與石潭同而牛溪晚年改見信及石潭而退高兩賢終欠歸一是爲可惜也高峯取裁於河西故名理不差云以河西明睿其所論著必多發揮道

妙羽翼聖經者而龍蛇之變散佚不傳是乃關斯文
氣數者也愚平生悅服石潭以爲我東之夫子理氣
說雖孔朱復生不可尙已而來喻稱述亦似無間然
也至若未發云云地頭極高益難爲言而朱子云喜
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衆人亦有
此與聖人都一般或曰恐衆人未發與聖人異否答
云未發只做得未發不然是都無大本道理絕了或
曰恐衆人於未發昏了否曰這裏未有昏明須是還
他做未發看若論源頭未發都一般所謂源頭未發
無聖凡之殊卽厮役之皆有者也然所謂有者卽石

火電光耳豈能全鑑空衡平之體乎以故子思子說
中和於戒懼慎獨之下者要其用功而後可得爲大
本達道也衆人旣無所於存養居敬則無主無宰非
昏則散卽栗翁所云不可謂之中者也此以無用功
後未發而云爾非謂并無源頭未發也大學之至善
卽中庸之中均是天命實體而義實相兼皆出於文
言剛健中正純粹精至善是純粹中是精也至善通
動靜而言故栗翁以至善之體用分屬於中庸之命
性道教者其言精切恐不可易者也明德新民之要
止於至善者卽時中之中而時中之中原於未發之

中恐不宜以至善專屬用也然則栗翁說未見其逕
庭也愚神隕精亡罔克索言敢復以三淵先生告正
菴者爲贊者誦之曰上面無形影處心目或不到則
苦相辨詰易損其真且暫忘言徐伺其涵養積而澄
悟到爲未晚也

答李鳳燮翼汝○甲辰

君子修之註靜虛動直是貼上文主靜而言其效也
主靜則註既曰無欲故靜而通書聖學章亦曰無欲
則靜虛動直夫圖與書既相表裏而靜虛動直又與
主靜一般故本註用此要以明主靜虛直之爲一地

頭已矣至於中正仁義此却是本文骨子註中云云
何莫非依他立說而來示乃謂不言何也其曰未至
卽未到於中正仁義也其曰不知亦不識其中正仁
義也上旣以中正仁義爛漫說則下之所以帶說主
靜者此自是訓釋文字合大小法也更望着眼看
虛靜之謂恐爲釋老者蓋專爲空寂邊救其弊也然
觀於一恐字已可觀虛靜之一邊爲吾儒用也但吾
儒之虛虛而有主而釋老之虛虛而無吾儒之靜靜
而有物而釋老之靜靜亦無此其所謂一字二用而
後之講者當就用處分別看矣故自其有主有物處

言則不獨濂溪有靜虛說也朱子亦有曰敬則自虛
靜虛靜之不可斷以釋老者來示誠然然或見不出
此而只看作致虛守靜玄虛幽靜之義而已則茲豈
非二家之教相率而歸於無者耶此朱子所以有所
云爾恐不必泥看

與任宗舜

九華○庚戌

卽論窮理啓居平善講設計應究竟哀然爲舉子首
否俗儒之記誦詞章倍於小學而無用朱先生亦嘗
云爾而賢者所誦四書有切於身心性命有關於世
教民彝與泛濫羣書不務切已如遊騎無返者不倫

幸益專精從容默會于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
書言意象之表用收一原之奇功如何如何學原於
思故讀書須要會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
爲帖括役者徒誦而不思思索理會然後可以體驗
身心勉旃勉旃

答姜進奎

文一○壬子

忍飢勵業卽賢者素履所尊閣者何書嘗愛魏叔子
之言曰敬真道學甚於敬忠臣孝子惡假道學甚於
惡亂臣賊子所謂道學推其實則曰本諸身要其極
則曰見天則若夫無私欲無名利則亦猶之忠孝若

夫假道學則沒身於私欲名利卽道學之一蠹祇因
世無真道學故爲其所欺也竊嘗兢兢於名實眞贋
之辨而翼翼乎收功故爲賢者誦之要作交易之義
諦焉

與崔日休

敬甫○丙午九月

臨事須從容詳重苟或急遽非直素日未曾講究者
必致差誤己講究者亦不能無失此聖人所以入太
廟每事問而大學知止之後所以又貴能慮也然人
有知從容詳重之善而臨事不覺急遽者以其無主
敬之工身素日無主敬之功則不能知臨事無主敬
之功則不能慮故君子不可須臾離者敬也必須劬
書研理而後可知主敬以立其本之義千萬勉旃

答崔日休 丁未

聞將搬移于咸平云曷不安土敦仁爲此蕩析流離
乎抑爲依近強輔乎羣居講學用收觀善之益豈不
是賞心勝事而爲流俗指目標榜易惹多少脣舌千
萬愼毋致後也之悔也鄉里閒是非晦翁攸戒在
古猶然况末路乎不可言人臧否及人家長短有來
告者亦勿酬酢一遵晦翁成訓可以安身立命勉旃
勉旃孔子教人忠信篤敬程子教人整齊嚴肅若眞

實做得自然心安體舒道理明瑩今人欠此基本詎
不爲無頭腦之學乎幸益警策用自樹立如何如何
康節之於邢恕章惇不教以數學者已覩其姦情辨
之忒早也兩程之於邢恕處之有道可見其識量之
大也栗翁之於鄭仁弘未曾許以君子有云爲將則
當作突擊將祇取其一時風稜已矣君子論人不追
其既往不逆其將來卽就面前判其臧否也兩賢於
邢鄭初非親比要其聲氣感化偕底大道而已不億
不信是爲君子心法之正也三淵先生有詩云栗老
通明豈不奇每於傾倒受人欺肅夫而見猶朱紫二

鄭凶情亦莫知斯言似然而以栗翁明睿詎或見罔
於非道哉卽其滿腔公心與天同大所以處小人者
隨時而得中也

答鄭奎元 國喬

若曰動而後陽靜而後陰則截然爲兩端若曰動便
是陽靜便是陰則渾然爲一物先儒有以生字爲未
安而看來這生字與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生
其義一般

知有知覺之知亦有知識之知如佛氏家徒知知覺
之知而不知有格物致知之知故陷於空寂而有頓

悟靈覺之說吾儒家則既知知覺之知而又必以致知爲工故能周知萬物施於日用彝倫之間措諸政事治平之道無所處而不當矣是以朱子於章句特曰知猶識也言欲識其事物之理而不但如釋氏之徒說知覺也農翁說却似不然

物到心到兩說俱非若如此說則物之理本在彼而待人格之然後來到吾心也豈不誤哉蓋物格者物理盡明而無有餘蘊是物理至於極處也此主物而言也知至者物之理盡明而無餘然後吾之知亦隨而至於極處矣此主知而言也是以補亡章曰衆物

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此非物格之謂乎又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非知至之謂乎尤翁曰物格之云非物自至我既格之物無餘理此言最明白精密擷撲不破

自致知至於治國皆有工夫次第故各有結語而至於平天下章推廣絜矩之道而君子之能事畢矣復何待結語耶

中正之中屬之動而爲禮之合宜處中庸之中却是兼動靜合體用看

鬼神雖與理妙合無間者而既曰天地之功用又曰

二氣之良能則終是形而下者也豈可以喚做理也
若曰理也則是理自作用身乎可也要其性情功效
上認取實然之理合微顯而訓為德也則猶言鬼神
之為鬼神也非謂鬼神是氣而為德是理也則亦不
當合理氣看蓋始贊其德之盛終焉結之以誠不可
捨者乃所以歸重於實理也
至聖至誠實非二物而由聖入誠纔誠復聖則不無
差殊看矣小德大德非以至聖之德為小著於發用
者當屬小德也亦非以至誠之道為大絕乎本體者
當屬大德也

朱子曰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
切又曰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然
則贊至德淵微之妙而不曰篤敬而曰篤恭者可知
矣

親父母之服既為暮年故練而歸後亦就內寢但近
世吳寧齋丈其外舅練祥之後欲就內寢則夫人曰
雖降而為舂心喪之義可以終三年願夫子圖之寧
齋丈大加稱美而許之寧齋公沒夫人絕食而殉貞
蓋見義理分明者辦大義從容也

有舅姑在則壓尊不可哭於正寢就別舍哭之似宜

然既聞父母訃何可先擇哭處耶一哭後則更就別室設位哭之爲宜而祖父母喪則有間於父母喪承訃初卽就別室可也

婦人祖父母祥日望哭情理似然而於忌祭則恐未安然爲父母哭者則出於天理人情之不能已者也此意甚好

燕寢路寢今無其制只可於所處外室哭之而有服者則當成服日又設位哭之哭時只就其死者所居之方哭之東西南北隨其所在爲可耳

雍徹之罪甚於佾舞佾舞而猶誅則况於雍徹耶漢誅於佾舞者斷其罪也聖人之義也譏之於雍徹者矜其無知也聖人之仁也固當合兩節通看

答鄭奎元

天理人欲之分卽善惡之幾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政學者用心理會也日用事爲雖曰無非天理所在苟失於省察則不覺陷於私慾縱欲悔悟已無及矣必於應接之暇謹察精辨使善惡是非公私義利判然於前然後從善而去惡如此既久則理義益精自無過不及之差斯爲往哲成訓願與賢者交勗焉

答金平默

稱章○丙午

古者宮廟皆立碑以識日影而辨早晚宗廟則又繫牲卽祭義所云牲入麗於碑也秦漢以來刻石紀功德而曰碑蓋始於李斯之嶧山頌耳後世墓道碑碣無尊卑之別大曰碑小曰碣而其體則一也 國典只許二品以上神道立碑而位當建大碑者亦用碣焉是則出於謙約可遵也 贈二品者不許豎碑既係 邦憲又有尤漢兩賢成訓曷敢有越乎尊門 贈既 是亞卿則舍碑取碣恐爲得禮也朴松屋 贈以正卿則用大碑固也大碑用否惟係於所 贈二品正從之分耳若經府尹則雖未躋亞卿亦用大碑以府尹之爲二品也

答金平默 丁未臘月

朱子致格之論發自程子故大學或問載程子說九條而曰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朱子亦嘗釋程子說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而曰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罔但求粗曉而不求貫通則爲自畫又云須積累將去學問却有漸無急迫之理與補亡章互相發揮未見規模範圍之有不同者也其曰竊取程子之意者以只取其意不全用其文而云爾不同者其文同者其意也

洋胡邪說狐蠱鬼蜮靡有紀極至於男女無別麀聚
瀆亂卽是禽獸已矣吾謂禽獸曰人可乎其所謂七
克三誓適足爲誑惑誘引之資斧未可比擬於聃竺
之近理亂真也染邪術者猖獗跳踉越海招寇必至
開門納國而後已是劇賊也豈有理欲之可論哉其
塞路滔天之勢思有以易天下前頭憂虞齊山齊海
詎有旣哉李瀛驟見其書稱利瑪竇爲聖人者卽出
於務新尚奇之意亦未料流弊之至於斯極也其所
以辨幾察影者見輸於安順菴鼎福大矣盛諭亶出
於拔本塞源之苦心辭嚴義肅不勝贊歎崇正學爲
闢異端之本比如元氣充壯則外邪不能侵吾輩所
交勗惟有此義而已直內方外如內修外攘豈爲賢
者誦之

繫國家危急存亡則雖葦布之賤亦當出位論事朱
先生說斯義於魏元履而終是分外也潛龍以不見
成德故守莫大於守身叫閭闔呈琅玕恐非所以淵
潛自珍也未于歸者不宐議夫家得失華陽老子亦
嘗云爾是宐遵述也退翁酷閱世禍常懷畏約故未
嘗自任以世道之重是亦時中之義也或有與朱子
作處不同者時勢然耳

答金平默

戊申梧秋

巾屨尚淹檜巖否賢主嘉賓相得益章計應有難形
之真樂恨不與聞多少名論也連床攻玉見在何書
亦有村秀才子相從問字否座下已謝絕功令超然
如三古之士問學工夫亦已精篤恐無容奉勗而必
以指引一事為餘生究竟法如何如何天下英才一
半是天生一半是教成儘能收并世英睿之才以所
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眾而將無
不被其澤者可但一時功利及民之比哉亟體斯義
不辭為郭林宗范希文之作成人物垂後世無量功

德如何如何

答李然

玄秀○丁未歲秋

諸賢卜隣賞文析疑毋讓淵明南村之晨夕為之贊
喜禮云相觀而善之謂摩蓋朋友切偲薰陶漸染不
知不覺有許多進益故曰得於觀感而善者多賢輩
今日之會亶出於隣德輔仁幸亟慥慥於短長相補
學業相須馴致於久大之域焉才非交不用名非交
不立義非交不發是為古今之通誼而羣居者易被
人指目千萬戒慎懲前毖後如何如何至若村氓之
枹覩士夫衣冠愚弄凌撓有同無物者固為痛惡而

亦何足誅哉苟能忠信篤敬則可行於蠻貊况鄉隣
之民哉石潭老子雅言一家之人未化只是誠意不
足愚於鄉黨亦云爾常以犯而不校爲度則終致無
犯惟在自反之如何也內省不疚何憂何懼一句語
更爲賢者願之

與李休

己酉臘月

青陽逼除卽諗省度貞勝利稅衡字溫釋舊書用收
三餘之功否博典庸禮秩然而不可廢者此其倫也
致知格物瞭然而不可掩者此其要也未有不知其
倫要而先造其本原者也本原既造則小可舉大而
宏闊無當之言不能誘也近可卽遠而荒唐不經之
說不能惑也一可知萬而二本兼愛之學不能入也
玄秀於此不待提勗而知所以爲力也

答金楨臯

舜瑞○己酉臘月

充牣示意奉悉向來橫逆之竟致順且無事者卽費
者孝感攸格愚也何與焉末路險巇靡往非瞿塘灩
澦莫以事屬既往而或忽於慮患常存敬畏於觀聞
之外如何如何防患貴恂晦翁亦嘗云爾而寄此生
於虎尾春冰者不惟色戒爲然也常人之情往往忽
於小而暗於大銳於始而怠於終睹其著而不原於

微由於人者常深而約於己者常不盡是爲賢者先
事之戒者也權敬叔侗儻有志氣所期望者遠大詎
料今日乃至斯極哉懷弱易疚不自底定也

答金錫弼

良汝○己酉

爲學須是驗諸心體諸身見得天理漸復人欲漸消
方是有得若只將言語說過都不濟事若行處打不
過縱令金屑罪靈天花紛紛祇是閒說話也耳目口
鼻之欲喜怒哀樂之私咸致吾心之累此心被物欲
所累則奔逸流蕩失其正理而靡所不至以故聖哲
戰兢洞屬如履淵冰而奉盤水不教此心少有所放
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行矣幸體斯義益慥慥於靜存
動察馴致至德凝道不勝其厚望耳

答金正洙

聖源○己酉元月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載其事禮
記明其理然儀禮最難讀先治禮記不害爲從流溯
源也三禮俱是從天理上裁制出來蓋聖人之心理
一而用殊天下之事萬殊而一本故許多制度節文
咸自聖人曾中流出天下後世取以爲法幸體斯義
圖所以盡恭儉莊敬之教也

朱子既有前後配并拊合祭之論則雖三四娶亦當

合積配食退溪繼室別積之說恐不可從也積體重大飯羹難容皆俗論也曷可拘其小而失其大乎地道尚右故合窆者當夫右婦左而或拘形家之論易其左右之附者多矣墓祭設饌祇當尚右尚右者乃所以正附左之失也

與金正洙

庚戌復月

歲行將盡風雨淒然紙窓茅屋燈火青燐會得呻吟之趣否見將何書用卒三餘否昔劉峻家貧寄食自課讀書燎麻炬終夕達朝或昏睡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昔人之勵業乃爾賢者之所準擬不止為劉峻者乎近見朱子行狀總論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量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即此四者所願學而力不能與為賢者願之勉旃勉旃

答徐贊奎

景襄○庚戌

盛課曾傳間已卒業而殿以魯論否程伯子云體貼天理吾求體貼四書而已叔子云心通乎道吾求通乎四書而已用之貫串六經則四書其針也用之綜理諸子百家則四書其丈尺權衡也用之參考通鑑綱目則四書其符契左驗也是固多身用之而不盡萬世用之而不差者幸體此善輪環四書誦法不

己則爲聖爲賢實在其中千萬勉旃學者喜博而常
病不精泛濫百書不若專精于一也有餘力然後涉
獵他書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
我則釋卷而茫然斯爲黃山谷語而真讀書三昧故
爲賢者誦之

歲一祭墓者若值 國恤不克行於十月則當行於
十一月有故則亦可行於十二月也據禮註春祭過
春不祭仲月有故季月亦可也穀梁傳正月至三月
郊之時也是爲季月亦祭之證也

答徐贊奎

辛亥

屢旬相守頂趾互接不知孰爲主而孰爲賓仍之關
聯歲居然獻發於其間撫辰興懷叵耐怛卽茲真
帖颺風而墜承認利稅衛沁省度冲和慰愉切切承
示以因循怠慢之狀旋爲苟且彌縫之態自誣誣人
爲憂苟非反躬發省真切警策曷能道得乃爾不勝
贊歎竊理旣明涵養旣厚則推諸行己之間當盡克
治之力也此聖哲教人一定不易之次第罔非要人
從事忠信篤敬之地勿務空知也必以理義變化其
氣質毋徒曰吾姑辨之姑養之徒悅人耳目而已一
息不敢懈也一言一動弗敢苟也若是則克去己私

復還天理其於希聖而至亦可幾也善乎胡敬齋之
訓曰人有英氣方肯進取勇猛奮發之後須尋得箇
常久工夫來做不俾間斷方能實有諸己不爾則一
時意氣靠他不得是爲所矢願而力莫能與者也勉
旃勉旃

答李源長 善一

承喻以事物奪志煩惱無定不能維持爲歎仰認其
虛心涵泳切已體驗而喜靜惡動是爲古今儒者之
通患也儒者做格致工夫者以天下事皆吾職分之
所當爲雖在匹夫之賤而所以致君澤民亦未嘗不

在吾分內事故曰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
則乙爲天下事猶然况一家事乎家務冗瑣詎可厭
其煩擾欲絕而去之乎人事雖多皆人所當爲祇合
審察其當理不當理而已若待了無事在然後劬書
則竊恐窮年閱歲未易爲力隨分施功常教理義之
心不致頃刻閒斷如何如何座下天資固已近道造
就亦已深遠濟之以家學淵源之正比餘人自有一
重擔荷必圖所以任重致悠不勝其厚冀耳

答李源長

盛業麟經并治四傳乎只讀左傳乎四傳所長固不

相掩然或失之誣或失之鑿有難盡以爲據必須平
心易氣反覆潛玩勿被衆說所阻自當有契也是書
也卽人事以明天理卽天理以處人事真所謂義理
之權衡卽中庸之時中程子以爲窮理之要莫切於
此而讀者不可不優游涵泳默識心通以造微妙勉
旃勉旃文正先生遺筆敬義偕立明誠兩進八字字
畫正大庶幾匹美華陽且其單傳密付爲進修之真
訣願與贊孫文勗焉

答閔泳穆

遠卿 ○庚戌

鄒經謂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士之處憂患也兢兢
焉蹈難而踐危有所忍而不敢肆所云生者言其良
心發見是固生道也若夫由乎安樂之中而不知省
察狃於安則怠流於樂則肆怠且肆則放肆邪侈之
所由起而本心喪矣賢者則備閑佗條操心慮患亦
已多矣苦勞餓乏爲降任之基貧賤憂戚爲玉成之
地斯爲賢者願之

答閔泳穆

庚戌除日

盛業見在何書萬事皆易滿足惟讀書終身無盡故
昔人云人何不以不知足一念加之書儘是至論也
蓋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恆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

故不足饗譽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濶以其虛而受也虛己者進德之基方遜志說得斯義真切故要與賢者而交易焉

答權最萬 文晉○辛亥

盛業已了曾傳朱書殿以魯論云如是接續不休厥効自在罔覺之中千萬努力據卽今地頭便立定脚跟做去莫謂時過難學就是年過三四十或五六十若見得聖賢可學而至便發憤立定脚跟做去裁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闕用副朱先生披赤心說與之至意不勝其厚冀也尊先忠莊公實記序猥荷俯屬不敢不聞命而形神欲離精魄遁喪罔克盡情發揮圖不朽於永遠斯爲所兢兢耳

答南字一 士膺○辛亥

承喻以靜而無涵養動而無息索日用事爲因循伎倆不知本原之爲何事爲憂操存省索真切乃爾則何患陷禪而染俗乎恐恐乎或歸此二者乃所以見徹克盡也朱子雅言專務靜坐又恐墮一邊只是虛着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戒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然著戒懼字已是壓得重了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是爲勿忘勿助底義諦

也且敬是活法所以救靜之偏信能居敬而行簡則何憂禪俗之不分乎大學格致卽所謂卽物而窮其理馴致於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何謂無用工夫界節耶儒者之學當以窮理爲先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入德處全在格物致知斯爲洛閩真詮勉旃勉旃

答朴齊謙

○己酉

束帛始見於雜記聘禮而家禮結絹則非古束法而其所云束帛者只以結束言其用白則似如虞主以桑之義其制樣丘儀之同心結肖人形國俗之用布爲神主樣者類皆不經五禮儀 大喪用白絹一匹加捧函安於交椅而絹多少旣欠定數姑依聘禮丈八尺其結之倣書蔡傳卷首三帛圖而結之之絲用白恐左

答金萬壽

體一○丁未

劉明若款扉承領袖裏真帖備諸利稅衛字省度貞吉允叶延情背上朱書與身俱安若有天公冥會作爲終身家計看讚誦念融會貫通則是爲用朱子許多工夫而看朱子得出也朱子合周程張邵而爲一身集羣賢而大成劉夢吉所云極其大盡其精而貫

之以正者真知言也必如朱子之擴開心胷洞徹萬理而後能臻斯域後學之乃所願其不存茲乎千萬勉旃毋徒爲觀美之資如何如何必有實心實行實功實德可以造詣得正而踐履得真茲明道所謂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者也詩經間已誦繹否詩人性情寬厚和平故讀詩者貴乎優游涵泳以意迎志不可以艱險急迫之心求之程伯子善言詩亦只是優游玩味吟哦上下復使人有得卽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意也朱先生教人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出妙不可言幸諦斯

義虛心諷詠切己體認默契於興觀羣怨之旨敦厚溫柔之教不勝其厚冀耳

答鄭鳳元 舜聞

五行之性人物之所同稟而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五行之理便是五常五常之氣便是五行彼所謂物不具五常者殊不知五常卽五行之理且看虎狼之仁蜂蟻之義睢鳩之禮候虫之智各具五常之一而其實仁亦具義禮智之理義亦具仁禮智之理禮智亦然性非他物心之所寓之理是也理非他物氣之所以然是也靜體之地未嘗無氣

而以其氣不用事故理爲之主動用之地未嘗無理
而以其理爲氣掩故氣爲之主性同氣異四字晦翁
之真諦也理通氣局一句粟谷之要訣也此固相守
之緒論而擷撲不破者也人以眇然一身參三才而
應萬事施之則可以位育萬物而卷之則可以自藏
一身者以其有一箇心也

浩然之氣亦當主心看誠然誠然大抵心氣也性理
也氣非理無所根柢理非氣無所依着氣者理之器
也理者氣之所以然也有心爲主而性爲賓者有性
爲主而心爲賓者隨其地頭異其名目心非他物理
之氣也性非他物氣之理也今人便說單言心脫落
底性單言理脫落底氣此何足與論於心性理氣之
妙哉

答韓達裕

聖汝○庚戌四月

示諭滾滾形神超越文辭富麗仰認行果而守固居
安而資深贊歎切切愚幼而失學長未聞道及此耄
荒卽一不死之賊未冷之屍詎有陽界意况可及朝
聞一事惟願聖汝志必在乎聖人而行無忽於卑近
步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爾而貪高慕遠終恐無益
行之力則知逾進知之濶則行逾達是知常在先而

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及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或不知聖哲精粗本末之無二致而學之有初有卒斯爲初學之所宜警策也儒者之學辨善利爲第一義善則天下之正遠利則山曲之邪逕而滔滔是舍其正而不由自蹈於崎嶇荆棘之間幸懲斯弊立志彌固致知彌明則自應洞哲於毫差謬千之辨如駕車結駟徐行坦路見益廣而進益遠縱欲驅納於邪逕不可得勉旃勉旃

答韓道裕

循汝

所謂爲學祇是存天理去人欲天理是人物所以生

底道理已得於有生之初人欲是有生之後因氣質之偏情欲之私事物之交利害相形而生故天理是本然之善天所付底人欲是失其理而動於物縱於情乃人爲之僞非人之固有也閑邪存誠所以保養天理關防人欲本原上工夫克治省察所以辨明天理決去人欲發用上工夫故操存涵養克治省察之功愈精愈密靡所間斷則理義常存物欲盡祛其要存乎劬書研理千萬加勗用副發願之初心焉

答李鎮玉

士蘊

○辛亥閏月

承喻以心爲形役志氣不強惕然自失苟不痛自發

省真切警策曷容乃爾爲之贊歎人要於身心不自
在處究竟一箇着落所謂困心橫慮也若於此蹉過
便是困而不學也賢者豈爲是哉常思人生歲月一
年減一年世間習染一年增一年以大聖人之資十
五志學至七十始從心今以常人之資少却聖人一
年志學復多却世間習染是豈沁泄而可做得成耶
千萬加勗惜取分陰用耗久大之業不勝其厚冀也

答李鎮玉 壬子四月

祔事之必於卒哭之明日以祭昭穆之次而屬之者
未可一日淹也或拘事勢不及行於卒哭之翌日者
用追行之禮而卜或丁或亥日恐宜不爾則遵孔聖
善殷之訓既練而祔未爲失禮當在小祥之明日否
則追舉於大祥之前亦宐不祔祭而遽入廟恐涉逕
庭必要趨未入廟而行之也祔之爲禮甚重主人非
宗子則宗子主之非可以攝行者也然祖廟在遠則
喪家設所祔位紙榜而主人攝宗子之禮主人若病
莫承祭支子當援斯例而替行恐得也祝文所祔位
當曰孝曾孫某病未將事使弟某謹以云云祔位亦
曰孝子某病未將事使弟某謹以云云耳

答鄭瑩達 舜卿

杜先生集
旅店遇先忌當設位伸情而京洛寓所恐難世哀若
是至親練祥未忍昧然無事則侵晨登麓望哭恐非
可已設位焚香非所議到惟向其所向哭盡哀已矣

答沈瑗澤 景翼

古人諱名而不諱字故子思稱仲尼孔門諸子皆稱
仲尼明道稱周茂叔伊川亦呼明道表德近世金相
國憲字善之而名其子曰在善吳贊善字士敬而名
其孫曰敬善是爲不諱字之證也兒名小字也故或
有用父祖小字之字錫子孫之名者諱父之小字變
行列之字者無已過於諱者乎此與改秀爲茂淵作
海易鍾爲蔣虎作龍其義不倫也昔人諱名故不諱
字字猶不諱况小字乎雖小字固不宜并舉二名而
只舉其一字爲子孫名恐無嫌於觸犯也

與許湜

清汝○乙酉復月

已經試役講製得喪何居科舉都是壞人心術而所
謂升庠及覆試卽所以啓倖門弊痼已極莫之或醫
殆令人壞而益壞未可一言而盡也如左右美質高
才亦不能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况餘人乎朱先生嘗
云科舉亦不害爲學但今人把心不定所以爲害纔
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象都別了又云科舉特一

事耳自家工夫到了那邊自輕此爲喫緊而發者也
如賢者逐逐爲功令役若將與生俱生者讀斯訓能
不汗發背沾衣乎

答許湜

戊子人日

承示疊疊歷述情實可謂自知之審矣奮發植立由
已而不由人因循退托不能勇往者昔人譬之於官
容奸背家蓄強盜日積憂畏而不決於一去之快或
知其爲奸盜而患苦然護惜玩愒之久浸以習熟未
必不反以爲忠良也今之終身應舉而不知返者無
乃近是乎來喻絕外誘莫如對書因此而藏強敵於

內則又不若留心於彼彼者科舉之云乎是所謂豈
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者耶書者所以接湊此心讀
聖賢書而藏強敵于心則夏焉用讀書爲哉若是者
其異乎詩禮發塚者幾希左右終不能忘情於進取
故其言乃爾竊恐此意偏重幾何不認賊爲子乎學
者當仁禮以存心孝友以爲政服田力穡山樵水漁
以爲計活何必屑屑於功令爲僥倖必得之圖哉

答裴鼎洙

淨叟

凡係校院之事非潛靖自修者所當與者故向於正
統祠重建之役俾尹君稚維靡所干涉矣今因价川

章甫所懇仍聞九遂兩門後承緒論則有難牢辭爲
述祝文兼許祠記矣願賢輩相聚講學用張兩賢之
道於西土至望至望

答金錫文

道卿○壬子

盛業研易聞來醒神卦爻摠不外乎辭占象變聖人
觀卦爻之象而立爲假借虛設之辭俾天下後世緣
此而占筮者咸得因其變之所值以通於事爲之間
故易理之廣大悉備人人可以用之事事可以應之
渾融該貫而有以冒天下之道也後世說易者象數
未明虛言名理可見於日用之實者却求虛遠之中

而不得其用他或偏主一事而言拘牽傳會執而不
通遂使聖人稽實待虛存體應用之意無復可見詎
不可悶乎一以本義爲宗則後儒之紛紜聚訟者曷
敢越其範圍決其藩籬乎計應見得及此不待奉勗
而理與數兼該象與占畢顯著卦之體用吉凶悔吝
之趨避四聖憂世覺民之意瞭然於心目之間也

答全尚復

文圭○乙酉

改各一款偶貢鄙說乃能相信至此此意良厚言者
與幸耳復之取義出於復亨剛長不遠復無祗悔是
爲用功節度也君子之學當以復性爲本以故朱先

生題小學曰德崇業廣乃復其初序大學曰治而教之以復其性釋明德曰遂明之以復其初釋時習曰可以明善而復其初爲學者所以復性不復性則非學也是故朱先生屢言而不一言豈苟然哉是爲爲座下錫嘉之意終身顧息拳拳不失則亦可以學聖人而至莫視以老生陳談真切體認申望申望既改名矣表德亦當從而改之仍舊字音同而字異亦無妨換文達以文圭卽取南容三復白圭之義也南容之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皆以慎言也尚德君子之褒殆以是耳亦願左右之學南容也

答金復亨

子性○己丑

道與義一而已而窮主守故曰義達主行故曰道窮則處逆故易致拂亂而失義達則處順故易致流蕩而離道惟尊德樂義之士不以窮達而有變卽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苟非君子之強不可能若是者方可以得己而不失望不失望只是得己中作用隨所在而異其名耳賢者淡契斯訓恐非一時意氣爲之贊歎幸益慥慥於明理知言見得內重外輕之實理則靡所處而不自得也必與答景春章通看則彌令人大好快活世間萬事瑣瑣不足

道也原道所言仁義道德四者非各項事由仁義而行則可以造道成德云爾退之以愛爲仁雖舉用而遺體然原道義諦專主動用故乃爾活看則恐不做病也

國典資窮者代加代加者亦受郎階告身既受於生則當書於死生未及受則死不當書不可以當受不受無告身而題神主也是爲事神以誠之道也

士虞禮卒哭薦設之以贊者亦一如虞至祔祭始言如饋食禮而疏曰祔祭主婦薦家禮卒哭進饌己以主人主婦者恐因檀弓吉易喪之文推之太過也虞

是喪祭故祝進饌卒哭吉祭故主人主婦進饌是爲家禮之意而祔祭視卒哭尤吉而進饌以祝如虞者恐是不欲以凶衰而親將於祖考也若主人非宗子而宗子主之則宗子夫婦進饌當如時祭之儀而爲喪家而設故猶用喪祭歟或云三年內喪祭斷以古禮無主人主婦進饌之節斯言恐得蓋哀皇不能執事也

喪主哭而先行云者以祭於祠堂者而言耳宗子將納舊主于龕中喪主則不待宗子卒事卽奉新主于靈座故不容不先行耳

古禮三獻之外有長兄弟衆賓之加爵皆有酢餘至室中及庭均被神惠而開元每獻有飲福故祝與在位者皆再拜用存均惠之意獨主人不拜者既出笏俛伏與再拜故立於東階所以不與在位者同其禮也

納主條曰奉歸祠堂如來儀云則出笏前導當如出主祇言主人斂櫝不舉執事者省文也卜吉告由及初獻讀祝咸用祝而獨出主主人自告者以請出主就爲禮甚重故也初祖祭請降居神位亦自告以子孫而請祖先非可以使人爲也

古者無墓祭祭墓者爲壇蓋神道尚幽不可逼瀆瑩域故通典亦云宜設於瑩南山門之外然今已成俗有難從古若至遠祖考妣墓之或傳或不傳者卽其所傳之地當遵望墓爲壇之禮如金太師墓壇之例并祭考妣而以右爲上恐爲處變而不失其正也

與洪理禹 文枏 ○ 己酉

示意縷縷承悉如不及猶恐失之意不勝贊歎顏淵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蓋以舜自期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本原之地同一無累若是則顏之進於舜孰能禦之

孟子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
憂矣此希聖希賢之第一義幸體此意益慥慥於求
仁爲己之實不任其厚望

尊先叅議公第三胤之第三胤有子僉正而居謫洪
原子孫世居不與京洛諸宗相關涉故見漏於世譜
而其名俱載於兩世碑版則其可曰無徵而不信乎
後世固多勸狄青以出狄梁公俾郭崇韜以祖郭汾
陽者而今也則顯刻不泐詎可視以飛空之鳥走壙
之獸聚散無常隨其所止者乎第四房後孫之認以
奪宗者竊恐是事理之外也宗毀旣久何干統之患

哉仍碑本所載而編諸譜書恐非無稽也旣蒙見詢
力疾供對不任主臣

答白奎烈

武洪

示喻縷縷承悉如不及猶恐失之意舉世何人乃能
用心如此此爲立志而不知所趨向何待學養子而後
嫁哉幸益慥慥於求仁爲己之功出言重以實執事
專以慤接人恭以忠處物審以當守經確不撓應變
妙無方謹之盡細密擴之極高明此是步步省察節
節把守處於是焉收效則何患一日之曝而杯水之
添哉善乎薛文清之言曰學力未能勝舊習正如藥

力不能除舊病頃刻學力不至則舊習仍在一日不
服藥則舊病復作學力勝則無此病勉旃勉旃

答白奎烈

承示求放心工夫彌見其得爲學之要領也聖賢千
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
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斯爲心學真詮於是焉
用力則何患志氣之不清明理學之不昭著乎蓋放
而不存由於物欲牽引舊習纏繞無時在腔子裏也
惟能主守誠敬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外邪客慮無
自而入也二者旣立則天理安有不明人欲何從而

生哉其工夫效驗周遍精切非言語所能形容惟在
施力之如何耳

答李之容

不知其得失者當窮究其得失果如何未窺其閫奧
者當窮究其閫奧果如何講論問辨濳思熟慮必使
其是非淺濳了然於胷襟斯乃致知之要入德之方
可能施功乃爾否晝驗諸妻子以觀其行之篤否夜
考諸夢寐以上其志之定否往昔之反躬發省者若
斯其真切幸會此意常常體察馴致俯仰無愧不勝
其厚冀也天德王道其要只在慎獨不慎獨如鏤脂

畫冰勉旃勉旃

答尹穉維

禮綱○乙巳

攝祀者以孝子奉祀題主已犯奪宗之罪不可但以失禮言也禮貴別嫌曷容畧刻苟淹乎神理人情不能一日安於所不能安則雖明日立後今日改題何可以頻數告由爲嫌乎告辭在下云云始喪題主荒迷失禮以孝子某奉祀傷題已犯干統之罪不可遲待先兄立嗣今將改題以介子攝祀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書

答蔚珍玉溪院儒

壬寅

卽茲端顧荷意之摯而呈單非所敢受題判尤係分外故罔克聞命且祠院固有邦禁犯者自致抵罪是詎容率易爲哉第田公陪護大老於患難顛沛之際禮恭而誠篤是所謂士窮乃見節義也至被老先生贈詩之意拳切三復輿感不能自喻且蚤謝公車惟守師傳固窮守身遜世不悔其風節之美無愧一區祭社而大賢崇祀之地曷敢擬議於追配乎依鰲村

宋公說別廟妥靈未爲無稽而事涉難慎靡敢質言
稟裁于山文惟其教是遵述恐合事理也在賢輩不
害爲不敢信已而信其師也

答新溪祠諸生

癸卯

僉賢之爲淵翁揭虔妥靈者橫被毀撤與英陽之雲
谷事少無差殊而雲谷祠則不月重建新溪祠則淹
遲二十年之久矣中間事會不諧僉賢之悶鬱也宜
哉蓋祠院新創自有邦禁則固未可遽議而新溪則
書社也復設也初不干法律貴鄉章甫之戮力經紀
豈出於公而慕賢私而述先無毫髮挾雜故向來告

祭之文今日勸成之意前後豈二揆哉幸亟爲力謀
度諮諏俾無不承權輿之歎如何如何待到廟成復
享謹當更述奉安祭文用副諸賢苦懇矣因之有奉
聞者三淵先生嘗述祠院之弊曰各競師門凌奪俎
豆而實心爲學寥寥乎無聞又有詩云退陶初創白
雲祠活國醫民謂在斯酒肉淋漓絃誦絕滔滔流弊
後人知幸體斯意以朱先生攸訓豈顯眺聽之爲娛
實觀宮墻之可入明誠兩進敬義偕立爲究竟法不
勝其厚冀耳若不識往弗及來有繼之義而徒屑屑
於芬苾則非先生素志應不肯膺饗是爲僉賢先事

之戒者也

答南原尼丘洞儒生盧錫升等

丙午

俯詢建廟事仰悉首陽之祭清聖以龍之祀武侯皆因名而設况于孔聖乎貴鄉魯峙尼丘夫子山洙通川諸名之巧湊一處亦可異焉僉賢之欲建祠其地者豈出於慕聖之苦衷且有魯城闕里祠已例則亦不為無據而祠院邦禁之所在也冒禁肇搊或致中撤則恐乖事體是當為先事之慮也無已則當如世所云影堂體制而揭虔妥靈是則無嫌於朝家之所禁也愚嘗因孔氏所請作闕里誌後序更無容費辭

耳

答紹賢院儒

丙午

卽荷兩賢款扉仍蒙僉座俯存仰服至意銜載罔喻二連先生以吾邦之人為孔聖所稱述載諸禮經魯論編諸小學炳然為左海之耿光而貴鄉之雙墩二島尚傳其遺墟與清聖廟相參者亦可異焉貴邑髦士詢謀僉同將以明春建祠揭虔妥靈云烝民首章之義可見於此矣有足聽聞不勝贊歎斯舉也天經人彝之所不容已而有待於今日者豈偶然哉幸亟為力俾無不承權輿之嘆如何如何至若長春吳公

卽二連後一人而尚欠一區俎豆者亦關士林之闕
典配侑于二連之祠是亦不可以已者也來示非二
連無以啓長春之美非長春無以光二連之蹟者恐
無容改評也兩儒問及祠號故愚舉家語本文達禮
二字而云爾未知僉論以爲如何

答星州儒生李源祐等

戊申

承示 崇禎日月幾屬先天一部春秋無地可讀今
日知斯義者寥寥而乃見於貴鄉士林滿心興愾繼
之以感涕也施徐兩公同出於 天朝樹功於吾邦
雲仍不絕保有中國之衣冠共守 大明之舊洞望

拜之壇壝猶存寓慕之齋額新揭其間可式其風可
尙誠如盛喻而兩家後承不念舊誼爭長競短至不
相容云何爲其然也昔睢陽之役張許兩家子弟不
知二父志互相訾詬韓文公至斥以兒童之見今茲
施徐兩氏事不幸近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因後孫之
不相能讐言至及於乃先則不幾近於計父祖年甲
乎崇昔聖哲尙論往躅苟其名義自正不屑屑於本
事虛實者爲其先立其大小者不能奪也從古雙廟
雙碑同誌同傳者亦復何限而何曾傾軋乃爾哉愚
亦因施氏而知徐氏只信其爲一體相須何嘗慮及

於同室之鬪哉吾心如秤靡所低昂豈有所適莫於其間乎聞仙鄉諸賢於斯事入主出奴月朝無準有若鄉戰然云故謂或出於爭心勝氣承喻臺臺公聽并觀辭理俱臻若是者方可謂鑑空衡平也調劑兩家復定于一卽是諸賢之責苟然則豈不曰魯有君子乎 天將董公一元後孫之居智異山中者客秋見訪說與此事而曰是何異於鬪墻之變乎謂當躬往調停彼此保合大和其意拳切未知見諧否

答景烈祠儒生 己酉

稟目仰悉學校之禮當以序齒爲度故嚮以龜巖公位先獻仰對貴院院儒之詢矣今聞龜巖公年歲雖長而旣在祔位判書公年歲雖少而旣在正位蓋龜巖公之屈其齒而降於祔位者本以壓尊於松雪公而父子之列享連酌有所靡安故推判書公而躋于正位也夫位有正祔之別則獻酌之禮當先正而後祔且旣壓尊於父則在子之道恐不當序齒於列享之位也屈齒降祔旣存當初之禮意則序齒爭獻終涉後人之擅改克遵前日之儀式毋損禮讓之遺風不勝其厚望也愚非管院詎敢可否於斯事而旣荷辱詢不敢不奉對不任主臣

答良洞李氏門中 戊申
卽被貴宗兩賢款扉宛奉老成典型非直爲屋烏之
愛也仍拜僉下札不面先書是爲古義仰服至意銘
戢罔喻謹審僉體茂對冲和九庸拱賀示意仰悉不
佞曾謁文元先生祠宇于玉山止宿獨樂堂主人出
潛溪遺稿請弁卷之文間已四十年而罔克見副矣
老者已切少者申懇不休故七八年前果有所泚筆
而其時未及看詳年條妄書立嗣子云矣夏檢先生
年譜則易簣在癸丑十一月而送嗣子祭亡弟在是
年四月則已定嗣于先生在世之時故改立嗣之立

字爲輔字俾之改措矣今聞輔嗣子三字改以讓宗
祀云下文旣云宗祧有托上文又云讓宗祀則殆不
成說是所云手分現化者耶此意說與潛溪後承讓
宗祀三字亟改以輔嗣胤丕宐丕宜且讓之一字事
關正名恐不容不卽改也見改則已不必濳責用傷
親懿惟在盛德包容之如何耳貴宗真宅甫許以斯
事作書送呈覽後傳及爲望

答金氏門中 金巖祖問目

俯詢疑節仰悉俗所云次養於古無稽肇自寅平都
尉家而士夫家或有援以爲例者然非禮之正也尊

門宗孫既爲長子堯臣立後而堯臣繼子勉中又無子而死則當爲勉中立嗣而不此之爲更取勉中本生弟大中立堯臣後名以次養者是爲可已而不已也縱不獲已當待大中生子爲其兄繼絕而大中又不幸死而無子則當此擇定宗嗣之日恐當立勉中之後尸大宗之祀已矣勉中旣服堯臣內喪又降服私親然而不傳重不立後則是無罪而見黜其可乎大中雖曰因祖命承重是不過攝主承祀未必是移宗則孝字旁題無乃近於奪宗乎縱令俾之移宗恐不可處以治命而苟從也昔圃隱宗孫鄭道濟死而

无後其弟夏濟爲次繼又無子而死質諸陶庵陶庵答曰道濟與夏濟死則同而其无後亦等耳欲立宗子則不可不乘此機會以正其失今當爲道濟立後俾主先祀此與尊門事靡所差殊而陶翁定論若爲尊門準備也南塘亦嘗論及斯禮曰皆立後則前所後子之子爲長子之子後所後子之子爲次子之子長子之子自當承重奉祀此是理勢之自然非可容私意於其間前者所後子死不爲立後更立他子者盖用兄亡弟及之禮到今二子俱立後則又當以宗法爲重斯言也亦當爲尊門所受用也大中旣出繼

則卽是堯臣之次子不可還宗且宜立大中後自爲別宗否則班祔亦可如此而後宗統得正而死者俱無所憾也事關大倫至嚴至敬不敢毫髮挾雜爲祖先罪人在餘人猶然况大賢宗事乎河西先生湖南夫子也禮義之所從出而一路之所觀法也禮莫重於宗統詎可以循俗苟率乎始之失禮卽因無姪行可繼者而致然今也則擬議者不患無人守經之外恐無容餘辭耳

答松江院儒 己酉

鄭文清先生以河西高峯爲師石潭牛溪爲友淵源

正學切劘道義九死不悔之志百劫不挫之氣歷選今古尠與擬倫卽其危忠直節雖謂之與日月爭光可也以故沙溪尤菴諸老先生所以贊述者靡極不至至若 我正廟曠感殊絕嘗 駕臨松江峴詢地名教曰衣履之藏今雖遷移詩人權輶詩尚可如見顧安得鄭文清爲佐又 教曰鄭松江豪爽俊邁卓立不羣爲牛栗諸賢所推詡以冰清玉潔赤心奉公稱之其文俊爽飛動自然成章是可以想像先生德業風節也本之經術而究竟於名義者卽先生素履也江界棘中書大學章句於園籬木日夕誦讀其好

學不倦於是焉可見詎敢云無道學底一大臣耶知
德者希孰諦其真本俸吾黨之士幸善爲說辭俾之
改度爲僉賢願之

答朴氏門中 庚戌

卽承僉諭仰悉盛旨息庵先生道學名節文章事功
靡所不備允爲 本朝廊廟上第一人而後嗣已絕
文獻無徵遺稿之見行于世者真是零金片羽而板
本已毀世不知有思庵集久矣幸賴訥齋先生後承
頤休甫苦心至誠行將重雕在洛時其所效勞幾乎
胼胝摩放令人感服僉賢應以此人之心爲心幸亟

合力克圖所以竣事如何如何憑聞月峯書院講修
廳本爲髦士講學而設也比年來旣不得頻舉則留
置餘財補用於刊役事理所當然應不待鄙言而僉
議詢同靡極不至也自本院首事伙助則一路校院
士林諸賢亦應有聞風而興起者是爲羣賢願之

答咸昌諸生 辛亥

卽承僉諭仰悉雅旨魏鄭公之笏裴晉公之帶旣不
能納于天府則當屬之後孫今茲襄靖公所受 御
筆胡爲而入他人之室也夫青氈微物也古人矢願
勿失况煌煌 宸翰神動天隨榮光燭霄乎蘇軾作

英宗手書頌曰雲漢之章融爲甘露結爲慶雲融而不晞結而不散以壽其子孫幸諦斯義亟圖所以推還爲後昆世守之寶也失傳曲折非愚之所與知者而縱令久爲餘人所藏卽還于本主仰副 宣陵特賜之 聖意乃事理所當然孰有所携貳於其間哉

答忠烈祠院儒 壬子

卽承俯諭謹審享禮順成贊喜切切願無以裨益院事而坐辱瞻儀不任愧悚每閱陶菴李先生所著貴院學規矣有云凡我縫掖之士苟不志先生之學讀

先生之書其何顏入先生之廟哉又云士之遊於庠序者不可不學猶人之飢必食寒必衣不可一日而闕焉者也斯言真切貴鄉譽髦所宜服膺而勿失者也幸亟體會會講院齋仰副陶翁至誠苦心不勝其厚冀也不爾則亦何以報文忠先生罔極之恩哉勉旃勉旃

答唐津諸生 壬子

示意謹諭龜峯宋先生鍾聞世英豪之姿收文學久大之功契金蘭于栗谷牛溪而道義有隣施步趨於沙溪慎齋而教化無量局於國法厄於時世俾其鋪

敘皇王之志不少槩見惜哉一坏荒壙寄在客土數
箇孱孫播遷異鄉且無一區俎豆之所用寓鄉賢祭
社之義志士仁人所共齎恨者也賴有講堂巋然獨
存儘能扶傾補敗而揭虔妥靈則無冒禁肇創之名
而薦隨時芬苾之享是誠不可以已者也僉賢施措
固出於尚德崇賢之苦衷亦何須於愚者乎愚誦慕
斯翁尊閣遺編常恨其後事泯滅今蒙俯詢只知勸
成之義諦已矣第祠院之役每因鳩財易致唇舌苟
然則貽累前賢恐有冥訶不如其已之爲正僉賢豈
爲是哉敢陳先事之慮伏幸體會焉

答族祖春睡公

善容○甲戌正月

慶科旣證期矣觀光後卽返初服與稚胤孤抱共其
飢餓如何執事不在宅中寶眷何所仰庇歲惡至此
事有不可勝虞者幸淡念之毋底悔焉東堂失意雖
屬過境不勝咄嗟在邦爲有司執事爲舉子固已可
貴因之不得一解尤可貴已愚則爲兩公賀何乃追
咎耶在邦腔裏去得一私字是則可質神天以執事
相知之深而猶有所憾耶邦友向以書來弱者睚眦
強者按劍而不足以動一毫云亦可以見其人也任
真推分已得其正以失爲得無所怨尤正已而不求

居易以俟命恐爲君子行素之道也族孫老親往還數千里未嘗一日告憊是爲新年之厚幸所處之地卽羅氏千年名都也山河異昔雲水空白霸國餘業無跡可尋惟有金庾信朴堤上之功烈薛聰崔致遠之文藻曠千古而尙表於後將與鰲山月城同其磨滅儘乎人傑之爲地靈也羅代大朴未散人文未暢而人物之盛爲三韓冠冕惜乎文獻莫徵不盡傳於世也南來後一再出門寒烟吊古陵天風臨滄海仍觀日月之出所相感者深不直爲心目之娛也

答族祖士宐

善義○辛未七月

栗洞山所無守塚戶在徬神理人情若不相安座下頻頻往省則不直備汛掃而護樵牧庶可以仰慰先靈毋忽毋忽鑰箸造納用備忌墓二祭之需焉秋夕祭需百文十脰以庭教覓呈幸視至禮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此孝敬之至也三者俱不可已而第三件事尤宐兢兢况居墓下者乎人不能處土木而癩病則不獲不爲之宮室宮室之於人大矣猶不當用丘木况爲樵爨乎又况粥諸人而貸之乎此意爲我說與諸宗俾有歸拜祖先之顏也爲子孫者固當一乃心力可能保有松

楸斯事也豈有宗支之別乎數百年所長養者已濯
濯矣哀痛之極寧欲無生而猶不欲索言者恐有所
傷也惟吾人知我心也萌槩之生將期以十年而斧
斤又從以伐之可以爲美乎清華一面其將爲無主
之山乎願足下熟計之

與族叔彝仲乘簡○丙寅七月

秋園停否何居晉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舉
其時議者曰齊衰之喪身有伯叔之痛腰麻貫經對
而不言不處大夫之位不統邑宰之官時無盟戰代
無寇戎不受聘使之命不率師旅之役喪禮宜備哀

情宜畢又曰舉者咸出布衣且貢選之道在不拘之
地推讓之宜得順其心官無推讓之刑法無必行之
制平日且猶遜讓况周年之憂乎又曰於情爲慢喪
於舉爲媒榮考之於禮義則未聞又曰於時可得固
讓於宐可得不行况兼周喪焉可許乎據情責實於
義不通議說此伯叔父母之喪猶然况於大父母乎以
故程子看詳學制謂遭祖父母喪者不得應舉朱子
引之答諸門人沙溪循之載諸備要可按而知也蓋
祖父母之親至尊也正統也不可與他期服比例也
是以雖女子之嫁者不敢降焉其致哀之道當亞於

親喪服未盡亦不復寢其重何如哉科名所以顯父母也父母在憂服之中豈欲其子之冒哀射利乎舉皆以親意難拂爲言而此托辭也假使親意所欲當喻於義可也况非親意者乎今人重榮名而輕倫紀幾何不爲禽獸之歸哉馬晉清談之士猶嚴於禮防以楊旌而見斥焉况以東方君子之國而乃反不如耶使晉人而視今日當以爲如何其不覲面目者幾希矣執事其將從此乎從彼乎孝子順孫知所擇焉

與族兄

再弔○辛巳復月

吾宗自在勝國以儒學世家而尊門亦以文章華國後承零替無能爲前人役然猶知拙修之爲己分所當然執事六十年固窮守身克遵家法區區所欽服也大哥之學弓固知出於菽水不給而竊恐欠料量也儒家之業武者尠見其成名既喪其守又非其類其不爲渡淮之橘者幾希矣縱令獲遂所圖終不足以爲榮適足以自點不直自點上以貶辱於祖先下以貽累於子孫是非不可以已者乎蓋兵凶器戰死地也假使爲國家弧矢宣威干戈戡難終非所以爲門戶計者况未能乃爾乎幸教大哥舍所操之弓收已投之筆還此本分讀書明農是爲子孫萬世計也

誼均一室未敢自外謹暴悃幅計應怡渙也兒子覲
行之晚事勢所使然可幸不罪多少畱在兒口宣達

與從弟翊汝

翼弼 ○甲戌正月

日昨討飛僂寄數字達否自君之仕矣感舊卽新愴
喜切中歷屢日而尙不能自己 陵官雖小而其任
則重亦將以出宰百里上應列宿是豈可卑者哉計
已持被奉審巡山自有多少事在不識尙當公事回
否汛掃寢園禁護松栢卽爲君職分所當然日夜思
竭其材力務壹心營職否是職爲出門第一步立身
事君由此權輿莫諉以祿仕而彌勉其自重也君之

患在乎自輕不重則不威不威則將何以臨下乎爲
寢卽者每每以收饌爲急先務取侮于陵隸貽譏于
後人仍成爵號呼之以某收饌人或認以修撰是非
士夫之所爲毋踵前人謬習一出於正至可至可知
斫栗而出主材搜山而採花樹用應人求底許多罪
科一或見犯非吾弟也如此者亦何面目上象設之
前乎 先王聖靈赫赫下臨亦安得免陰誅乎常常
戒懼乎觀聞之前以畏威寡罪爲究竟地焉齋居清
絕政宐劬書必携書而往空山靜夜對案伊吾用收
處靜之功焉君素不好讀書已成貞疾然自我做病

者亦自我做鑿實理存焉可能留意否東隅之失必收於桑榆至可至可爲邑者非黑窳窳地所可能者亟諦此義及早自力毋底于悔也必責孟子一部讀盡數百遍融會貫通如誦己言則自可爲振民育德之資不直以文辭而已也千萬勉旃

與翊汝 辛巳正月

獻發浹旬聞若曠世乃心南注倍百於常日緬想侍彩益復增慶合眷大小并納吉祥君每以公私逋債之難了圖所以解紱固知其具心攸發而第賦歸之日溝壑在前將何術以事育乎邑俸雖薄猶足以奉

老豈若家食領頤耶粟谷先生嘗云與其乞食於人無寧食君之祿斯言爲爲貧者之真諦毋遽放鵬益勉烹鮮上焉而副分憂之責下焉而供專城之養如何如何二考最題俱述實蹟得此於此道伯不翅華袞然勿以自足常思管仲官怠宦成之戒益慎不懈可也吾常侍側見公門百事無可闕略三政固其大者苟不極澂研幾則必被見瞞以致僨誤至於簿書期會之末亦當灌湊心目乃克濟事千萬毋忽君平生規模仁厚慈諒有過人者而制心欠剛果施諸爲政常恐近柔多响濡而少奮勵必立得主宰金石其

堅而後可以做事小仁者大仁之賊也知仁勇三達
德固爲進修之方而爲吏治者亦闕一不得君其欽
念哉

答從弟成伯

九弼○庚辰四晦

君之留昌平也勉讀小學而聽我藐藐吾亦全沒滋
味不復及書課二字而實心傷痛若不可以斯須忍
耐是豈可已而得已者哉君行年四十無所用心故
每要以一部小學作終身家計而如風過耳不少留
神真自棄也如年之日其將何以消遣乎萃取斯書
晝夜誦讀耐久耐苦從事不已則自然樂喜生樂喜

生則欲罷不能正朱子所云心意漸馴根本粗立有
可據之地者可能如是施力否寒暄金先生五十歲
猶自稱小學童子以其爲做人底樣子而作聖之基
址也若諦斯義雖欲不自力亦不可得也鞭子造去
莫以足有所戴而任其所之也無故不須出入尋訪
親屬之外切勿作閒追逐也爲士者持躬當如處子
曷可妄動一步哉

答庶從兄爽汝

爽弼○丙子四月

一寧課做方張云能有終如始否此兒述才殆若天
授苟大肆厥力則將與古才子同歸君必自主張其

事如猛將之鑿兵酷吏之勘獄以期其大成就也舉業雖是小事不專致則不工工與不工君未能分曉而施鉗鎚加鞭策則其不由于君乎朱子嘗云爲學正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爲舉業者亦然非慢遊戲謔而可做得成此意說與一寧至可此兒早就塾師不受父兄之教故晚略繩墨任其行止固已可悶而君之楚撻訶責亦太急而無漸莫無賊恩之患耶孔聖著隱過之訓鄒孟垂貴善之戒不可以不念也君亦公餘必取論孟兩部課日誦讀用作開心明目之資焉是亦爲以身之教也至要莫如教子至樂

莫如讀書斯言有味爲君誦之可能有會否一寧內外喫着之節到底照管不至於無所告愬大宜大宐以其所處之異而然耳

與爽汝 丙子八月

爲治之方須要恩威并行寬猛得中然後不淪于一偏然亦當本之以嚴而濟之以寬可也向聞有邂逅致斃者故勉之以寬道矣竊恐居寬而行寬則易歸於弛教故又舉朱子說用作矯揉之眞詮有曰號令旣嚴刑罰亦不可弛苟不嚴刑罰則所謂號令者徒挂墻壁耳與其不道以榷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其

百與其覈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毋犯
斯言真識治體蓋生道殺人刑期無刑是爲古聖王
爲治之第一義斯事雖大可以小用做色者亟體此
意可也爲政必有規矩使奸鄉猾吏不得容其私然
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此又朱子之所雅言也尙嚴
之道亦宜有漸次有條理不可如摧枯拉朽譬如困
獸窮寇迫之則反噬向日衿海之變近年谷山之事
咸是前轍不容不深戒也天下事急則敗矣勉哉勉
哉

與爽汝

辛巳元月

居然改燧緬惟令况貞吉營府雖侈而嶺嶠無伴鎮
軒寥落殆無異旅館寒燈坐想景色爲之愁絕官以
討捕爲名則固當以戢盜爲政而每見鎮校暴厲恣
睢橫行村閭所過無不殘滅殆有甚於強盜甚則壓
平民爲盜在在皆然有不忍聞者此所謂苛政猛於
虎也或謂無三司都民可活無鎮營鄉民乃安斯言
近於割斗折衡而民不爭之論而考實則然向年請
罷營將之疏真識時務者也縱使真是盜賊卽因使
之無道教之無術而使然豈得諸秉釋者惡哉蓋上
無道揆故下無法守君子犯義故小人犯刑卽其所

馴致者百姓何辜焉昔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常以此意存中則庶不迷於決折也昔之仁人所以視民如傷者以物我一體不見其可傷之地故也令其欽念哉

寄于一純

甲申六月廿三日

日間眠食佳否臂痛滯證不至添苦否吾膝下祇有汝一身豈宜一日分離而以汝在家功課全不成倫理故俾爲負笈之行汝能會此心而知所以爲力否汝今年已過弱冠矣昔先輩粗有名稱者已於此年

立得間架向後則只充填得去而汝則尚不免蒙學不知何時可能長進尋學問路逕入聖賢門庭也念之茫然吾亦憂晚晚而難成也老洲函丈當世之大宗師而吾所嘗誠心悅服者也送汝從學要其終身依歸不惟受書容貌辭氣步趨唯諾之無不是承也大學計應卒業繼以或問否大學卽爲學綱領羣經皆在其註脚於是焉透到則餘可迎刃而解字字考驗句句推詳未得於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專精然後庶幾得力可能施功乃爾否朱先生長子塾旣不知學又不能作舉子文故

朱先生送于呂東萊聊學時文况不爲塾者乎與長
子受之書在節要中故原冊送去汝必百回玩繹若
親承朱先生面命也常思賓主之間可久而不厭凡
百酬用不以一毫干及至可至可待到來月五日糧
饌不足爲幾何百文與一缸饌茲以送去常念沙溪
先生吞鹽故事也 莊陵續誌二冊及神麴五圓并
上書汝必親納于丈席爲可季立亦汝之小宗師也
事之極尊敬惟其言是從也一箠與書傳及爲宐

寄一絕

甲申陽晦

大學或問間已卒業而繼以思傳耶善問者如攻堅

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辭而汝不
知會疑何能臻此境界乎昔楊龜山徒步從明道學
三日驚汗浹背日不至是幾虛過一生汝能會得此
意否以學記所云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
道爲究竟法如何如何從上聖賢咸從剛毅果敢中
做將出來若慈善柔弱者立腳不住終不濟事必須
鼓作志氣磨厲精神勿令散漫昏惰然後方始得力
以故朱先生嘗云道理若不拚生棄死去理會終不
解得是豈燕安暇豫之可及哉千萬努力一撥便轉
用副老父日夕所期望也徐雅敬淳外所同處者爲

幾人可能相觀而善乎必以道義相切磋莫或流徇
玩愒用違敬業樂羣之訓也慎言語攝威儀是爲羣
居之節度至若時政得失人物臧否尤不宜掛口勉
旃勉旃

答一純

甲申陽復之壘

荐承手滋以認間來旅食安勝誠慰懸情居然陽復
可能知掩身齋戒之義否不遠復以修身是復初九
之象是爲汝願之聞全君實言已始思傳云汝於是
書心目俱生莫省頭緒若蒙學受書樣字字句句一
一鑽研毋或歇勤如胡椒之全吞西瓜之表舐至可

至可四書中此書最難讀非初學所可理會壹遵丈
席旨訣而思索到底叩發無遺然後庶免買櫝還珠
之歎千萬努力用副至望或問二冊送去章句則與
正文同讀或問則與章句參看可也丈席陽城行次
幾日而返云耶五六日間雖不克承學未須徑還堅
坐讀書用竚還第至可至可丈席雖空入拜少主人
兄弟爲宜少主人亦汝之師也凡係疑晦亦爲就正
可也

寄一純

乙酉九月既望

送汝出郭已過一旬而苦不嗣音日夕懸情不能少

休秋日清美旅味勝適否鎮日觀稼亦自有趣耶間
讀近思錄用法昔賢朝耕夜讀之義否吾生長京輦
滾到半百年而四體不動五穀不分非直不知稼穡
之艱難也早晚當携汝歸農欲學徐孺子常自耕稼
非其力不食今汝此行所以志也汝能有會否樊遲
請學稼圃夫子斥之以小人者以其不學大人之道
而祇請細民之事失大小輕重之分也非以稼圃爲
不可學也苟非然者何以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乎
古人所謂躬耕非盡親執耒耜之謂也汝必以心目
所暨克究服田力穡之道爲異日得力之地也三淵

先生嘗云世間萬事摠爲虛僞惟春日野田中叱牛
躬耕差強人意吾所誦味不已故亦爲汝誦之汝之
爲此行爲奉親祭先之需其關係甚重非可已而得
已者益諦人生在勤勤則不匱之義爲終身事育之
圖至可至可

寄一純 乙酉至旬

始學者全不知會疑惟口耳之是事則其異乎帖括
役者幾希汝必窮極到底更無去處如朱子訓可也
雖則志學生逢賢師卽曠百一值之奇緣從古英才
因門路之差而誤却平生者亦多矣丈席見道之卓

疑道之真不惟并世所未有求諸前哲亦罕儔匹吾所以心誠悅服而送汝服事者汝之終身依歸惟步趨之是承卽日夕所懸望也吾無身教可以及汝汝必以事我之道事文席文義訓誥之外聲色相感而傳其心法至可至可朱先生送長子受業於東萊者卽學時文也而其所教誠丁寧諄切讀之警惕况學聖人之道者乎吾晝夜侍湯實無課授之暇且父子之間不欲鞭策督責故令汝就學三餘計亟會此至意努力勤謹勿虛度晷刻也母忝所生在茲一行千萬加勗庸副倚閭之情焉

寄一絕

丙戌後月少望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競分寸之陰而汝則因循玩愒是爲痼疾卽因精神氣魄稟得極弱故力不足以恢廓擴充以致然耳養心養氣靡所不養然後方可以居業而非初學所可收功然旋旋用力以直無害則雖至於塞乎天地亦非異事惟在自強之如何耳

答一絕

己丑六月廿五日

近思錄長課不住承學耶是書也萬理之所從出以世代之差近易知易從卽有宋之一經也反有加於

四子非直爲四子之階梯反復講論之際惟三席眞詮是受是遵則應不迷於名理也是所謂不敢信己而信其師者也四七人道心等說作題目入思議一稟質若口傳心受然至可至可函丈春秋向邵考德問業不容少緩失今不遂更從何處聞妙道精義之與乎誠力俱到則可期變化氣質汝已自知圖所以奮迅志力磨淬精神有進而無退也

答一純

癸巳十月八日

一哭虛堂萬事永休冰壺氣象無從可覲痛慕之極彌不堪百身之願也衰懷悽廓不能自定經宵而淚

益不能收也師服子貢云若喪父而無服者得禮之正引朋友麻之文當加麻三月三月而除除服後當行心喪心喪當以三年爲準而程子栗翁皆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則恐難斷以三年也栗谷沙溪尤菴王先生爲斯文之宗嫡而沙溪之服栗谷尤菴之服沙溪遂菴之服尤菴皆期年期年者心喪之謂也非指加麻也加麻於吊服之上而吊服以布袍當之已矣汝與孺文所著練布頭巾及練麻單股環經造送隨意闊狹爲可吾於斯翁情契篤摯不可素帶三月而止故亦欲加麻矣此紙示及孺文也

答一純 乙未八月四日

汝之應舉已負素心而若從例犯科則與不學之人何異哉昨接爛報以荆園不肅 慈教嚴截申及隨從之禁將論罪父兄爲人子弟者若或冒犯則是無人理汝豈爲是哉縱不能如張旅軒之揖讓試門詎拳踢交加爭先入之爲快乎益復愼恐毋得罪於家國也太上不辱親其次不辱身辱身乃所以辱親也老父德薄不能俾汝忘懷得失惟屑屑於畏威寡罪瞿忸罔喻

答一純 戊戌八晦

畱止丙舍瞻依松楸晝而觀稼夜而讀書在汝爲進修之基本可躡百原羅浮遐躡非直述董安豐古義而已雨中靜坐玩心研理尤好得力胡然而不能接伏若猿身之跳踉也已未能自立則心無所主雖爲善事猶爲逐物流轉故曰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斯義也程先生道得真篤政爲汝坐馳者之良誥也世間得喪榮辱都付膜外惟盡其在我者而已吾則蚤已謝絕萬緣棄世世棄初不關情耳

答一純 己酉

按喪禮補編竹杖條堂上曾經判決事堂下祭下會經侍從以上外官曾經水使以上皆有杖各品曾經視內職據此則如汝堂下外官當無杖吾雖不以侍從自居既受衰矣當有杖

記昔尤菴祠版過洛時出迎於路傷稟諸近齋鞠躬致敬而不行拜禮矣今聞出迎栗谷祠版者皆行拜禮云從衆爲宐古人於師夫人之喪或有升堂而拜者栗翁百世之師也雖并奉配位於一舉舉前瞻拜恐不必爲嫌也內外合窆之所外人亦行拜禮舉與墓何異哉

寄一絕 辛亥

回昏之名不載于古禮中國人文字亦未之見焉尤翁有云今俗所行或合於理聖人必制爲節文人子之情不能昧然則不過設酌以賀斯言得正速親戚設酒食用伸汝情理吾亦許之而至若衣衾措備其將何爲吾一布衾十數年尙不告弊平生亦不服紬帛諉以回登而舍舊圖新則其將爲觀美乎及此垂死由儉入奢則當做何如人哉萬無服用之理更勿費神也宴會雖不容已而方喪中亦不宜張大其事用存防閑至可至可千萬節省錙累寸積圖所以遠

竣碑役斯爲汝養志之孝也

寄庶從姪一寧 丙子五月

吾亦處子舍久矣墮坑落塹卽在斯須其免也幸耳汝亦知其可戒否可戒之端固不一而財色爲最此人鬼之所由判也於此兩關不能透得不惟爲汝終身之累貽累斯翁當如之何滔天之惡成於斯須不忍汝其欽念哉欽念哉

答一寧 丁丑臘月

積雪層冰嶺海迢迢送汝其間用訪庭闈衰懷作惡久惟切切卽承手滋知無撓歸侍眠食俱佳慰滿慰

滿汝因憂戚拋三餘功課及抵于牙已迫季冬可能矻矻孜孜用收桑榆之功否所藉手者爲何書汝於經傳面目全疎而於壁韻兩部尤生自冬徂春專心致志讀盡此二書至可至可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所以傳心所以言志孔孟以下羣聖賢所沒身誦法者也雖以作家之徒取文辭而舍是則無可得力杜子美韓退之所以爲千古文章之冠冕者也治功令者所事不過尋摘而不熟詩書則無以成篇汝必終身誦讀作爲家計至宜至宜書爲六藝之一爲士者不可不治而吾則素鈍不解楷草之技常自

歉歎汝亦筆不成樣俗所謂隻士也嶺中紙地不至甚貴讀暇習字不弛其勞用求趨勒之妙如何如何是為游藝之一端也非要其盡平生精力徒廢時日以至喪志俾知非要是好只此是學之意而已此間凝弟繼患痘瘡回危為安而餘憂未艾益令人催老

答一寧

辛巳元月

孔聖盛際尙有才難之歎况後世乎如汝之才亦不常有若充闡得盡何遠之不可到哉生人百為莫不以勤苦而得怠慢而失業文者尤要剛毅果決以進不如此何以濟事古之聖人發憤忘食樂而忘憂是

什麼精神什麼骨力須體此意惟日孜孜惜取分陰至可至可汝於述作不患不能而讀書不多材力不敷則如窶者之塗抹不得罔克充其志之所欲須溫繹鄒課以千周為度至宜至宐於是焉得力則終身不可勝用也詩書二部亦須循環誦念義理儘無窮若不索心理會無以見得別常常周復作為平生家計可也為汝地自有一段苦衷汝能見會否

答庶從侄一誠

庚戌

以正廟朝姓諱音同并諱二聖二字者即是嫌名之嫌名也詩書亦云駿發爾私克昌厥後在昔諱法

只不讀已矣亦筆之於書今也雖不敢乃爾至於并
諱字音相似者無已過乎若觸遇猜眸易致工訶云
爾則改二聖以兩聖亦宜

與庶族姪一行已亥

汝早喪怙恃固是鮮民之生而又作渡淮之橋其何
以爲生耶念之心惻孤子當室靡所奉教馳驚外塗
終身不返者滔滔皆是是爲先事之戒者也且爲射
藝者舉多浮浪向後波科未足爲喜目前自誤尤爲
悶絕幸卽投弓謝斷進取惟以服田力穡事育無憂
爲安身立命之圖至友至宜治農之暇課讀小學論

語可以開心明目亦可以有所不爲千萬慎毋失
恆心恆產至可至可亾家之事非一而好雜技者必
亡所謂骨牌紙牌爲其甚者母或被鄉人誘奪以致
覆墜哉未論爲士爲農若有實用心處則庶不做雜
流是在汝趣舍之如何耳汝家存亡係汝一身而兩
世偏親亦惟汝爲命汝雖欲自忽得乎往哲云爲善
最樂讀書優佳欲知爲善必由讀書斯言誠篤爲汝
願之

與族孫永觀辛未八月

卽接爛報得高名於到記榜首一何壯哉小成未周

歲又此大闡鵬搏海驥展蹄未足喻其快矣計以金
帖報喜于楚亦當造覲而告榮否同人之謔自異恆
情故喜之也切喜之也切故憂之也亦潑矣尊宗取
紅紙如拾芥杜家之一門三秀李氏之三世探花不
直專美固爲吾宗之榮而若以哺啜而止則不可以
爲榮適足以自點耳座下爲功令役未暇讀書今焉
如行者之晚濕家丁之贖身可任其自在迨此閒暇
取義理文字潛心而服膺然後可以藉手而事君矣
今人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
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畢竟成就一箇私此

朱先生所嘗痛傷者也苟究其故坐不讀書耳座下
出身事君由此權輿不思所以開心明目而利於行
乎座下儕流言必稱兩先生真知晦退之所以爲晦
退而然乎兩賢亦與人同耳只是讀書以明理推已
以及物要堯舜君民而已不用晦退許多工夫看晦
退底不出耳徒宗仰其人而不誦法其書則不幾近
於陽浮慕乎晦退以下如厓鶴愚諸公咸從學問中
出來故立朝事功頗多可觀特舉尊輩所嘗稱述者
言耳亦不必遠引別人卽尊門內妙齡志學真心造
道如恥齋翁忘身叫闈血誠扶倫如判決公亦可矣

此所謂欲法堯舜先法祖宗者也莫以老生常談而忽之則真爲吾宗之榮耳蓋士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爲於世者豈不讀書而能之哉千萬勉旃

寄吳吏道淵

庚戌

卽諗爲况安吉刀筆之勞莫無妨於呻佔否往哲重讀書因其所經歷要後人享現成味者以之明疑者以之決怯者以之勇躁者以之和殘者以之寬局者以之宏競者以之恬貪者以之廉慢者以之莊伎者

以之公惰者以之勵正如跛者之杖盲者之相病者之藥而真能努力收功者鮮矣冠章甫衣縫掖者尙云乃爾况爲鴈鶩之役者哉常思置君於湖山圖書之側而不可得則惟願君居家勵業不負發願之初心而已古稱祿隱吏隱亦有尊卑貴賤之殊而其克守身心則一也勉旃勉旃

答戒悟上人

甲戌

孟春辱瓶錫爲顧此許玄度之所得於支遁者而但欠南華首篇大開口講討則不能無介介于中荐屈沙彌被以法音殆若不自忌情者然莫無有違於古

禪無心卽是道之云耶豈以爲非是而不取耶彈指之頃歲居然一周於其間想像雲霞水月心思清絕而曠若隔世不可以再親則時出所被瓊琚而諷詠不休至一間公私容髮處三才涇渭玩機場之句其所以喚醒者大矣爲問天寒禪况益定所以了羣動而納萬境者應存乎色相之外而翠竹黃花領取真面風光否挂牌見在何山值歲大儉得無飲啄之累否師脫略塵界歸依法門五蘊咸空六根已盡樂而忘返以終其身否承喩讀聖賢書粗識孔孟程朱之道又言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苟其然者曷不反之而

醇如了平生於虛幻無實之地乃爾乎哉無乃爲墨名而儒行者耶抑亦爲心儒而跡佛者耶跡則然矣心與之化此所謂有是心則有是跡者也旣知其形存心化手足可嚴則何不勇撒獅座一變至道耶道者卽千萬世所通行千萬人所共由者而釋氏無君臣父子安有無君臣父子而可以爲道者乎過生生之理俾丈夫不得有室女子不得有家是絕物也絕物則物不得生物不得生則人之類滅矣誰爲而開善誘之門施象法之教耶是可謂所通行而所共由者耶有見乎此則應不待片言之浚而息所以改圖

也師非不知也知而不爲也不知者非罪也知而不爲者乃爲罪耳以師之賢亦豈悅故而不卽乎新哉必應以長旣短之髮變已幻之形爲難而苟能實見得是非則逃佛歸儒亦理義之所固然何可追咎其旣往而迎慮其將來不爲其所當爲者乎名教中自有樂地爲聖爲賢亦由是而之焉而已何憚而不爲哉誰見堯舜而傳心誰見孔孟而受說祇是墳典而已云者誠哉言乎世遠人亡獨其言在耳卽其言而得其心則乃所以傳其心也受其說也師悅吾道而有慕焉則必求之於墳典可也英才間世被釋氏所

誤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蔽其用於一身役其志於空寂語大語小流遁而失中此爲昔賢之所痛惜而莫之救者也師亦當世之英才也要其敲而之善偕底大道者乃心真切非爲師也爲其才也才難不其然乎師之於文詞敏妙警絕當與白谷仁岳相伯仲苟能回頭轉顧亦當因文入道豈不收事半功乎生爲歸正之人死作聞道之鬼則亦可以存順而沒寧矣一朝出山無所乎依歸無賴乎計活斯事也在所當念而誠心向道則亦豈無受其歸而爲之地者哉揆之天理參以人事無一

之不可而但恐師拘其法而不能也明誠之云少時
事也乃所願則在茲而不能有行故刊落齋額者久
矣後以書來勿復云爾也先生之稱尤繫題外儒釋
殊塗不相爲謀則斯稱胡爲而至哉况分不可得乎
二冀送去幸備廬山之桐葉焉俺春間被薄宦所驅
屑屑爲千里役如師悟三空超十地者應爲之回憐
也歸來淹病奄薄短臘之三十矣三笑之會因之不
遂是亦世緣所嬰耶有愧陶陸風流大矣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